閒適劇談

閒適劇談卷之四

客一日談及博物子曰程明道嘗戒人以玩物喪志
物皆此理博之亦于心有養若以爲夸而矜之便不能
不動心隨有得處便與商量亦即此是學工夫聖門由
博入約只此而已矜夸則可惜昔司馬相如作賦不知盧
橘之爲枇杷鄭玄註禮不知槿之非梨爲張玄遠所誚
張華自題博物志不有雷煥亦莫辨紫氣爲寶劍之精
嵩山竹簡上科斗書漢明帝陵中物也必問之束晳而
後得楊慎桃林伐山亦云蔡中郎以叉舌爲蝦蟆稚而
子以蛢爲蟛蜞詩義以蟦爲蛙蛄高誘以乾鵲爲蟋蟀

誤染何啻千里衡前輩以傅相襲遂致攻擊如此要之

博物一節最難昔人所恨說文王安石字說皆得于世自

謂無與作敵然猶恨謂說文解砅字即砅字云以石衍繩

解叕字云以𠄌中縮皆形容之妙及熙寧字解駁說文之

颶蓋謂頒具[illegible]云颶風之作多在初秋過颶雖作不猛

矣南越志颶風即孟婆春夏有暈如虹是已則以虹為

颶風爾凡此颶將作先一二日片雲漫空疾飛海人呼為

颶潮風來甚海者曰犁頭雲蘇過颶風賦云斷蜺飲

江而北指赤雲夾日以南翔此颶之漸也說文从具謂

具四方之風者非人不知南方之候以貝為具也有說

文文□楊慎誌　王荊公在熙寧時作字說一日東
坡在館戲犇麤□□請之曰牛之體壯于鹿鹿之行速
于牛今積三麤□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荊公無以答何
字說之受屈也按本朝楊慎號升菴正德辛未狀元也
以事戍滇南居邛下煩撥猶又其才足煩能文然常以
自矜于人人盡以不服于心汝南陳耀文□□作一正楊
集二卷謂以正其謬大都孔孟以後子書帽出事多詭
典相傳人偶所見我猶獲謂在是不容甲乙其說遂矛
我是彼非如之何其能盡正之也緣升菴自張大取侮
世如二公祇是挾技一生何益吾儒惟虛心將道理商

量更是有益之事然荊公之非升菴之妄非過二敵亦無以折之若今思只說箇非聖人亦有所不知至孔子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若聖賢繼述百家華于升菴亦不與他爭博

客談雅琴子曰七略云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故名祔如賦云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風俗通亦云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君子所嘗御者琴最親密不離于身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溢不

汙好禮不以計心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

曰操操者言遇災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

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後世以琴暢琴操

名其待人蓋亦褻矣吁觀樂記曰雜比謂音之且清濁

和比而成音也單出曰聲故如鼓一也大鼓謂之鼖音墳

小者謂之應言小者之聲應於大鼓也笙一也大笙謂

之巢小者謂之和言小者之聲和於大笙也所謂雜比

類如此樂者一聲八音之總名一音獨作不得謂之樂

故徒鼓鍾謂之脩徒鼓磬謂之寋音蹇　毛詩曰歌者比

於琴瑟也徒歌曰謠徒擊鼓曰咢爾者其名表不得獨

樂也樂之統獨歸于琴瑟其重也歟哉

客談宦官不知始何時予曰周禮有寺人齊有豎刁自宮以事桓公即今淨身人也漢高祖枕宦者臥樊噲排闥又讀襄楷傳桓帝時宦官專朝楷上書曰臣聞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數遊後宮始置之耳又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宮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再閱衛宏舊有僕臣之說然□之說蓋亦有古僕臣之遺微

怒字主氣盛然亦有用之近於勇者如莊子云怒將
云怒而飛又云草木怒生又嘗言三軍之士皆開敵而
怒則克勝之會是也怒所戕也而亦有致用處蓋如此
傲字是克氣傲凶德是也然用之義亦不同如靖節寄
傲南窗是傲字作忘世看了者莊子之圖傲救世之士
又是矯世之義昔李翰林有獨酌寄常六詩云念君風
塵遊傲爾今自哂者是也
客談廢兆然勝之典辯乃端而班之想當時必有令予
曰勸于卷謂尚書大傳有晉主復主晉主如今之奉謝
服秋無過行者從其主能改過者復其主如今之復辭

也即此是令

爾性喜梅因以名其所居洞嘗考梅見於六經中秦漢以來題梅者衆矣范石湖序梅譜云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疎瘦與老枝奇怪者為貴其新接稚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四尺如酴醾薔薇輩者吳下謂之氣條此直宜取實規利無所謂韻與格矣此為寫梅者語也及觀梅花譜云訝梅者種待詠獨愛古梅一節蓋謂古梅其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風吹絲縷飄飄可玩去成都二十里有臥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物也清江酒家有大梅如数

間星可羅坐數十人余平生見梅奇古惟此兩塲若畫寫者能寫出此梅更佳愚於梅花凋書之以俟考梅君子云爾

抔（蒲揬切）手掬物也曲禮受珠玉者以掬（註謂以兩手共取之也）張釋之盜長陵一抔土又駱賓王一抔之土未乾其字從手今讀爲杯勺之杯者非

背（音背）訓山字宜也宜散氣以生萬物易曰山澤通氣是也以大畜卦艮上乾下謂天在山中畜之大者也至上九何天之衢亨言陽氣上通無所畜疑似於山字義爲宜近之人身鼻似山口中有津液似澤人身上之氣由

以通焉故訓畧爲山根

囂音譊孟子云囂囂然子註云無欲自得貌朱囂音翱詩云說口囂囂然朱子註云又說亘卣卮

酒見漢書豆量名色飲器可受四升統言其少耳斗酒古人米一斗故稱斗酒漢書賜平當上尊酒十

石又丁定國飲酒至数石不乱漢以斤名金猶云兩也如賜疏廣疏受金二十斤太子賜五十斤

賜朱邑黄金百斤名信臣黄金四十斤猶今言幾十兩之類蹏顏師古曰古蹄字貰音社賖也借也

貣音忒顏師古曰謂求假之也貸顏師古曰謂假與之也孅嗇出漢書吝之謂鄙攎音蘆

如櫳岸之謂簦音談栓音儼皆舟中物也頲音挺直貌顗音以靜也說文謹莊貌厂音漢

說文云山石之厓巖人所居也睽音察視貌痗音妹病也毛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轜音而喪車也

聱音敖不聽貌耴音乙左思吳都賦云魚鳥聱耴善曰聲耴衆声也忥音戶護也又堅也怘

音問珇音祖好也赭音者上也亦咦音宜又音希笑貌嗄音沙声也破僂音呂老狀也梁

肅四皓贊傒然俯疋儲后潏音厥木玄虛賦云天綱浡潏水之廣大為天綱浡潏水湧出貌嶺音額高貌

毰音倍毸音腮毰毸鳳舞貌嗢音屋咽也宍古肉字彈歌曰飛土逐宍童牛羊無角曰童易曰

童牛是也山無草木曰童史言山不童是也人未冠者似之故人年十五曰童子禮有陽童是也囝音蹇

閩人呼子為囝郎罷閩人呼父為郎罷顏況之作哀閩之詞曰囝別郎罷心摧血爸音霸吳人呼父

曰爸室灑出釋典譯云為所教也塓音寘塗也左氏傳曰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是也鄦楊慎云鄦

即許字見考古圖史記題郚鄭世家云鄦公妺音末桀妻名妺喜妺字與妹字不同妹音昧昀晉均

曰古貶字也上林賦曰適足以貶君自損廙音乙譴也餶音院猒同㾌音兒病也日㾌音衡

與㾌字不同毴音軟柔皮也望象草書帖云欲見草書宜得精毫毴筆委曲婉轉不叛散者褢音槐

苞也胷襟藏物也抱在衣曰褢在手曰握迾音列遮過之義有音作迾玉藻云山澤列而不賦註謂凶年雖

不收山澤之賦必遮迾其非時采取者璺音問出韻書器破而未離之名五藻云史定墨以兆其所折若

從墨裂其旁岐細出謂之璺坼甿古泯字泰紀云甿隸之人專古布字司馬相如封禪書云雲專霧散又
須云氾專濩之皆布散之義兔即免字說文無免字艵音俜說文曰縹色也楚詞云玉色艵以晚顏兮
靘音倩䩄音命靘䩄青黑色也⿸厂急古蚕字宐古宜字兲古長字悳古憂字⿰耳壬古聽
字⿰耳示古視字叓古事字數古摟字敓古奪字亓古其字退古退字闓音慨
開也伈音心上声恐貌务力私反劃也後漢耿秉傳黎面流血註剺即務字古通用䐴音記小脆也出
滑稽傳帣韝鞠䐴飣音定貯食也崽音宰杢音計臚正義云臚作膢音旅祭名六國表秦臚于
郊祀又索隱曰訓陳也出尔雅黂音焚枲實也列子書曰夫常衣縕黂便以禦寒林希逸曰縕黂破麻絮也
眙音頤目眙直視也鞿古羈字漢書云是猶以鞿而御悍突顏師古馬絡頭也䫉古貌字刑法志
夫人肖天地之䫉坩音堪土器也謝玄與兄書云所獲魚以為二坩鮓颿音犯凡二音馬疾步也又風
吹舡進貌顧凱之與殷荊州戍布颿無恙黴音眉敗也物雨中久青黑又黴黵出楚辞黵黑色也靚音淨

徐邈音救殺越人于也 詩 後 音侯 僞 音危 人爲 貌 覘 音視也 藉 音薦 微

云赤支音淡俟菸拜脊諦齋遂子 繆 僞 音諦云 委花遍出米謂之也 藥 游斯粥無 之麓 上春 花 微

別音 循 音欲淡亦衣 服 滎 音 約力 借伙 以明 的 弁 糊也 楚 駒 字 印 目 照

鵞錦音 卦 子 云 亦 鳥 而 先 鐫 云 音 猶 暗 暗 字 也 林 輊 音 軫 堪 推 人 註 也 云 惴 揣 音 要 軟 音

莊子云 無足 蚋 螂 之 類 蚊 蟲 之 物 也 一 般 云 之 苟 狗 糾 飛 之 折 屬 央 緋 音 綠 也 以 手 貫 錢 曰 鈋

古 郭 璞 云 相 隱 皮 也 其 狀 則 平 物 多 書 云 少 維 爲 文 熊 市 肆 也 廷 鞭 之 春 官 以 物 也 自 貨 斲

扗 頭 曰 敲 而 相 收 以 左 傳 曰 閣 音 委 也 額 音 祖 也 元 宇 古 天 墜

宋 公 斷 之 疏 衛 曰 以 意 祚 斷 曰 閣 闈 也 額 撞 音 也 元 字 古

巠 坐 地 俱 字 古 爺 字 古 蒿 箭 字 古 畫 剔 字 古 則 富 字 古 福 餘 字 古 和 惡

古 愛 爲 字 古 爲 來 字 古 克 囷 字 古 國 專 字 與 專 字 不 同 悖

音 專 从 寸 从 十 博 音 劉 从 寸 从 專 皇 帝 紀 云 博 于 嶽 志 中 稱 云

心 从 寸 事 序 从 泉 楊 慎 曰 不 祭 于 字 今 若 多 混 用 之

月令通考 卷之四

艶音大豓音豔無色也豔艶䏵音稻不夾人也黯音惡色也䵸音豪黑貌䞣音窊色敗

也沓音作水淡石貌浒音齊急也水湖音傑清也浵音移淯也溳音惠洗也灌洽音旱

水和泥也湿音各說云文水河也漟音或水漈也滎音形小水絕貌㶀音翁山谷上吐泉聲

也潏音橘沭貌水滲音逸汜流也水汜音几番又汜音似汜二字又音矣宜辨沍戲

首言盤古氏之凝聚天地之也氣亞聚了而日為有人生之城彩也也猶氣喫音雜喋音扎鳥食之水

謂上林賦云喋音扎食也啶音然喋又謂之唼呷鴨蔻音畢䴀也猶云搰音骨掘音掘

天搰也古詩云一閒茅草屋空木爭似蘭嶹㙜搰掘慢騰騰逢遊蕩䁐地境埃

曹娥之衣曹娥會稽上虞人曹盱之女也盱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尋哭死不獲因投江死及後收屍曰娥

一女所在衣常沈水流而隨波至恒娥之月㜣娥羿妻也為羿之妻以偷夫之死以貞

聚歌作帝釆前立王古人以門為前所以召以致其㓜蒸膋也一烝

肉也曾敢之如陳以也秦學一蔗

[illegible]

葵衣 [illegible]

枕頭鍰 [illegible]

金貂 [illegible]

採蘋花 [illegible]

資於人曰蛺[illegible]

[illegible]

貧耳目於人 [illegible]

目目蝦 海岸間波有水母東海謂之蛇音蜡漦漦如沐生物有智識而無耳目故不知避人嘗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落此物亦隨之而沒故郭璞江賦水母目蝦

三伏 **嘉平** 秦德公立始制六月三伏故秦紀云二年初伏言前此未有也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故正義曰秦始皇為伏臘又茅盈內傳曰秦始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濛于茅山白日昇天時有巴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斈之臘嘉平始皇聞之以問父老具對曰此神仙之謠歌因勸帝求長生之術始皇欣然遂改臘曰嘉平

環玦 皆王名傳曰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絕君臣之義也

宋玉宅 宅在江陵城北三里杜詩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後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遂居焉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

仲宣樓 王粲字仲宣襄陽人西京亂不就司空之辟往荊州依劉表登江陵樓作思鄉賦遂名仲宣樓又峴山故宅有井宅雖毀而人猶識其井又呼為仲宣井杜詩云應同王粲宅皆井觀山前又云式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棄臺亭 北子書攸人之广有

林回者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問之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也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此喻夫合之難離

齊蹢寄宋 莊子曰齊人蹢子于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註蹢住足不能行之貌閽守門之人鈃鍾小鍾也言蹢子齊人寄之于宋謂其可以守門閽也守閽不用完全之才以此處其子自以為是矣然而求致鈃鍾乃知束縛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

三疊唱 昔人詩云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今謂之陽關三疊

萬里衣 謝惠連擣衣詩裁用箇中刀縫為萬里衣

鳧藻 言聚樂也藻水草鳧鳥得水草歡悅而進故班彪賦云感鳧藻以進樂

目成 言相悅以成親也楚辭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嘉慶 謂毋也顏延之題秋胡詩云上堂拜嘉慶若父母俱存則云具慶

千户侯 椒椒美木也人君千章之椒與千户侯等故云

天水碧 南唐李煜多妓妾皆染碧因紅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今未有試者

傳中一

事梁徐勉為給事黃門系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還一宅每還群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鬻田走洛羅從彥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頤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遂徒走往李皆聽時講易至乾九四爻時曰伊川說盡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伊川具是矣乃歸卒業

烏衣之遊謂親屬相友也宋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俗子靈運瞻曜以文義賞會共居處任烏衣巷故云云云混有詩云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姓

燥濕不時謂暴露物也子產曰其暴露之則必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食髮之誤甄立言唐之名醫也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体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許脈曰其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為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惟無眼燒之猶有髮氣疾遂愈

邾莒之飡謂魏客導具也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王肅好魚彭城王勰嘗戲謂肅曰卿不重齊魯之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勰復謂曰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飡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王肅嘗曰茗

陸産之□魚水族之長莽比稱絲之大邪魚比鰐苗之小團後之工蔣作比又如羊肉

壓倒元白

元元稹也字微之白居易也字樂天時楊汝士同元白宴新昌第皆即席賦詩汝士後成其詩云隔座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聲當年疎傳雖云盛詎有茲賢醉綠醽元白覽之失色汝士歸喜曰今日壓倒元白矣稹少有才名與居易友善工爲詩當時稱元白焉號元和体元和元年俱應才識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時宰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請出所有以啓予懷又著作郎吳人顧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一可意者至居易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絶復得吾子矣稹宿敷水驛以內官劉士元爭廳貶江陵府士曹掾尋移通州司馬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地懸遼而嘗往來贈答樂天守杭有歌者商玲瓏微之在越邀至月餘始遣作詩送之兼寄樂天其詩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寄君詩明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時

支離攘臂

莊子內篇云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支離形体不全之人也言當人主召兵支離者恃其無

用故不自竄匿而得免

終日不敢見邑子 漢于定國為廷尉時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日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大翁歸正人也而能服上官若孟子云大臣格君心之非豈虛語哉

蘆生三節 唐李全忠為棣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得澤而滋公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勵功名無忘斯言後果代李可舉為節鉞父子三葉十年而亡

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晉王獻之嘗語門生樗蒲日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而去

掣筆不得 又獻之甚草隸七八歲時李書其父羲之竊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士名蓋執筆在心心凝定故執筆不易而掣也

飯箄竹解滷 錄化術云飲食過鹹以飯箄竹數條炙之着其中則汁便淡北融論云弊箄不能救鹽池之滷即以

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　蟾肪(軟玉)合玉獺膽分卮(脈)以塗玉則軟刻削如蠟本草所謂能合玉石者也　豺貙皆祭獸獺祭魚然豺祭方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取物四面陳之而獺圓布豺方布也禮豺祭獸然後田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漢書音義曰貙以立秋日祭獸　媒翳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翳潘安仁從家瑯琊其俗善射聊以講肄之暇而習媒翳之事因作射雉賦云雉鷕鷕音咬雉聲也而朝鴝　犀以黑為本其色黑而黄曰正透黄而有黑邊曰倒邊正者貴其形圓者謂之通天犀犀性凉磨之不熱南中有偽者磨之漸熱乃驗段公路北户録云通犀置大霧重露下終不露濡又堪辨毒藥酒藥酒生沫或

中毒箭刺子割中立愈蓋犀食百棘刺故也○玉龍膏出安南南人瓜之以化銀液若云此膏出來則久禍韓約奉使安南得其膏用塗銀鍋見歲京師亂一紛亦以爲悪赤族鉛刀一割○利劍千金選詩云鉛刀貴一割世所稱有千金之價先黍後桃魯哀公賜孔子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公曰以黍雪桃不對曰黍五穀之長桃六果之下君子不以貴雪賤

劉孝儀謝晉安王賜柑啓云追啗齊相進不剖之實遠咲魏君逢裂牙之味東吳王世貢盆入赤墳青栽故吳曆曰吳王餽魏文帝大橘帝詔群臣曰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甘井又晏子春秋曰晏子侍楚王王進橘置削晏子併食不剖王曰橘當剖對曰臣聞賜人主前

者瓜棋不倒稱相不副今者[illegible]經察故不敢副[illegible]

不知也二事皆以稱令假入排啓大都文人影響喜賞

類如此

寒食 按荊楚歲時記云立冬至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是日不舉火故云寒韓翃詩春城無處不飛花寒日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新烟入五侯家見其証也以寒食節古人貴賜蠟燭音情依也有杏酪毛詩云吹簫即令貴倣人家故王烘賓與六寒食貴大要粥得杏仁為餳以餳沃之作餅詩杏酪餳鄭合粥餘屑將變舊於反宋子京詩草后引閉陰馬蹄啼聲吹蠻賣餳夫歐陽脩詩雜賣餳粥春風冷泡飯錢夜雨新東坡詩云新火發茶乳溼風散粥餳皆與與之寫記合及前周序傳云眾為所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亡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吊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之

逆湼食於是其係乃董觀此則寒食又在冬中不知何塲籍梁懷董名澆身毀循祇謂馬
驛籍祇與貴作為作酉弟須懷董調蒸邑陵董卑之恩而被王乡拟二公坐是身名俱放此毋此子
裱云是父是子也絢倪湛氏父升之妻也倪生倪家在貧毎給饋自給使其子倪父結勝已倪少為尋陽縣吏守
監焦梁以一州餉遺母湛氏毋封还之以書責倪曰尔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郡陽
孝燕苑逵寓宿丁保家貧大雪湛氏乃撤所臥新薦自判給其馬又家被薦貴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嘆曰非自
出毋不生此下倪京以叻名頭濕樞之對漢孔光性恢寄領尚書事日歸沐兄弟燕子燕語終不及
部省事或問光温室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此晋均曰長樂宮中有温室離
垢園楚裴注居東林寺山共措圖一梁所朝另耕驕闬不仕人就為雖坜坐迣元琰化盜
范元琰亦梁特人家貧業蔬菅山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逐退走以勞問其故其以貨各毋問盜者為謝盜谷曰向所
以退其脛以啓其名頌不泄此以是之切子秋之或有渋游盜其笱

大醉不復草竊與孫上君子同列

胡床掛柱裴潛三國時人仕魏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菜並以自供及刺史兗州嘗作一胡床比其去也留掛柱按潛少不修細行為父所不禮然但自檢如此而少已仕無所推故世殊其常而不節其飲

以醉見識徐邈仕魏為尚書郎嘗禁酒而邈私飲至于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得免後車駕幸許昌問邈頗中聖人不邈對曰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

嘗觀徐邈性喜飲而清介循常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至衣食不充及拜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盧欽著書稱邈因歎曰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以徐公

當武帝時人以爲通自在凉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髙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来天下奢靡轉相倣傚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嘗誦聖訓若節不可貞正是世人之無常者近世仕者遇時之尚清即效迹羸敝以干書一旦時改遂至淫蕩只緣他欲得美官做清非其性也若邈之有常吾深以為古之君子

毀玉解爭莊子曰庚市子有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鬪者庚市子毀玉于其間而鬪者止也

烹身痊疾齊閔王病瘠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和必殺摯如何太子曰當與母共請必不殺子摯往不解履登床問王之疾王大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烹摯太子與[illegible]請不許竟烹之

敢借前箸 漢張良籌策

敬尋後塵 應璩詩

屈轂瓠 屈轂宋人也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者屈轂往見之謂之曰轂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而獻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斷厚而無竅不可受水漿吾無用此瓠以爲也屈轂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亦猶可棄之瓠也田仲慙而退

疏屬拘 疏屬山名山海經曰貳負殺窫窳黃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左足

及第兩乎

詩成奪錦 唐宋之問書扈從武則天幸洛陽則天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覽之詞愈高遂奪虬錦袍以賞之問

各得一絕 宋之問父令文有勇力而工書善屬文時稱三絕令文生三子之問以文名之悌有勇之遜善書議者云各得父一絕

楚奏越吟 昔思故鄉意王仲宣登樓賦云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按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史記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

而病楚王問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今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止楚聲人生聽之尚越聲他公臣越雖亦遠之楚宜能無春聲寞武

一柱殿下 指石手龍也晉時有異人曰麻襦人莫得其姓名嘗[illegible][illegible]十市著麻襦布裳因以名之時為大守收一[illegible]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一百某几日當送一[illegible]岸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弄了無[illegible]古推道取下禁然柱季龍不解後季龍為[illegible][illegible]所殺投其尸於漳水將觸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殿下[illegible]然

大荒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之見謂大荒之野

溟海 東上所居處也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見十州記

縢葉 叢集其國吠其成生子必以明照百掌內長幸持戴如照之[illegible]許皆

玉 荀淑之子荀爽字慈明荀靖字叔慈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八慈 荀淑八子皆以慈為字故云

二方 漢陳寔之子紀字元方諶子季方並著名父寔與紀諶父子同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同時旌命羔雁成群

洪 [illegible]代謂默繁也府州常[illegible]輪飛日擬物洪收卿

峇崎音峇空貌 嶜崟貌古詩 六三五 鼇三五而 歸昌 鳴曰
昌 沆寥 虛曠貌 嶚空 崒嵂 貌四方 極台 北辨賦云侍 挾臭 之廣 台大 貌 撫台 古度
通用 集韻 臭 烘 蒸 也 黃 會 益 云 使 大 也 台 即 胎 任 擬 要
也 言 夏 氣 大 而 育 物 爾 雅 曰 夏 為 長 嬴 是 也
貌 紛糅 衆雜 也 廓落 空貌 寂寂 蕭條 無 聲 蕭瑟 秋 風 貌 嘐嘗 叫 音 足 以
言 求 貌 怦怦 心 不 足 貌 菸 芭 音 於 傷 草 也 揑 朋 在 若 遜 貌 尚 答 音 參 省
音 有 府 音 藪 草 攗 撫 禳 音 撥 使 齊 失 雨 表 也 蘇 非 鳴
栗 取 魚 簾 也 攗 撫 貝 龍 蛇 龍 聊 瞰 網 時 聞 魚 聽 肶
我 實 遊 無 為 者 按 來 隨 爾 芥 答 黃 會 直 詩 長 魚 嘶
此 石 象 寄 腑 地 捕 空 如 吞 併 耕 夫 荷 作 耐 矯 旗 連 大 船
網 於 音 斯 古 人 集 頻 曰 曼 子 春 秋 景 公 問 于 晏 子
答 者 糴 糶 機 不 收 事 也 曰 大 下 有 極 鄉 手 對 曰 東
海 有 蟲 名 曰 焦 螟 巢 于 蚊 三 翼 之 舟 也 兵 法 內 經 曰 大 貝
睫 而 乳 其 來 而 蚊 不 覺 鼠 長 十 丈 中 翼 長 九
大 六 尺 下 翼 六 長 九 丈 越 絕 澗 谷 者 水 榜 人 長 船 翳 蓊 謂 蓊
古 乾 握 于 行 水 戰 示 云

大為儃佪不進貌干傺干求也傺住也謂求仕而不去楚詞惜誦篇欲儃佪以干傺兮連娟
眉曲細也緜藐遠貌漢書云下婉延婉微睇緜藐閼氏音烟支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
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顏色今日始視紅藍後當又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可愛烟支想足下
北亦不作此讀漢書也嬮音倚誒音僖笑貌鬤而手切亂貌棼即古扮字棼複屋棟也
傺楚人謂住曰傺遒迫也盡也榥以帛明窗裨訓小義如云裨將衛青傳有裨王又書裨將雕裨漆
又謂裨海皆小義𠬛音黎引也覶音殘不見貌又莊子書辟之一覶林希逸說曰覶別也一其猶言一
戲戴撕也掔亦音犂謂引切踉音郎款行貌乚音杜有所託也蚑音畢蝦蟆二字从
虫从叚从莫按字說云雖或遐之至竟而反蓋其性懷
土雖取遐他所一名從遐其處云〇淡干王羲之帖云時頭脅中淡
悶干嘔黃伯思曰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下熱之干今人以淡為淡以干作乾非也歔音許以觸為之重人

斤若左趾代刑漢法也以籍亦借著之義類是良也謂藉資音為本之門義藉也張良曰
天下誅殘賊宜為素資躇滯音滯謂積次則資糧也富人所食濮音義山頂之泉見莊子口埒
音步有音謂道有形也子詁謂山上水流曰埒莊丌音計氣不得飲食逆无音無也虛丿
音訣者謂之鉤逆丨乚音隱識也鉤乃一斂芔為鉤謂卯者以為字也或為䇲字及諸中謂
者非又亦同五音弓音彈或同弓音考丂音于云之象形回轉盖陰陽
之氣自下而上阻于一則為丂應于二則為丂莊子曰於丂以
道之象氣象氣應于三而壁薄則為云〇誘音亮誘也詮音益
之舒也音考亡也沢而大水也扃弼音欒也黃帝始作之為衛衡謂之鐘宋衛謂之衡窫音義
也之深䆐音大也空寱音悟曰也藏也楚人謂又作穴音四也窂音穴中速動
出穴竹裂文空也窔音要也窅音月者窕帘音爲青家望子窀
用百引長一四卷上二十八曰

音衛穸杜預曰窀穸也穸夜也子夜猶云長夜夜傂音移斜也日武音巡也戔音升溷音卷說文

云爾也與祈伺也㳙音黎清也飽即字蒲偏音西也敗相儱音末戒𢈔𠊱也侗儺有美行節

也倞音諒哭也徐聲也伻音平副也伭音弦沿也二倆音兩伎也伎倆使音孚也烝侄音岳

伬拘几即字人畣開音吷吹音小聲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花子曰侼音闇搏音手擊傅

也喏音惹言也敬𪏭音居酬也把𢺶音酬𡿮音罽音剝羅音罣罟音四者皆為網也

吳郡賦罨罽普罩罩𦊓結次音淚也泥口盜道音羨次音字繇者今羌爲𠊳茅音毛芋

徐廣曰音竹汲書音義三芋三倰揚拔曰狂子徂公賦子芧音序今猿栗也三彂非𢇍栗即今小栗俗𢭏為芧栗

誤亦音換渋書大𢓜二𠆤謂所因者所南楚上傅呂恭志置其𢓜有章以渋應大𢓜𠆤酒謂使所薦指詩呂恭

休之介以介者因也欽因使者所推詩呂嘉也又以又介卿飲酒听台酌亦介以𥜤𩓐也介所賓主所由也又詩以介百壽

于今俗作者非司馬相如謐與此同上渋詔虎七告辭無是公所然而失註所失貌譬等十以上遞得官是

[illegible]字說義又選[illegible]二百之[illegible]

有作影響說者性理云孫風又莊生云詭言其風證云

猶言大略也　丙 音迥 又言憂也 西 音栖 名 夂 音綏 行遲貌 夋 音逡 進貌

[illegible] 作 [illegible] 䏶 音伯 [illegible] 夫 [illegible] 乩 [illegible] 乱 [illegible]

又[illegible]同乚 音[illegible] 乙 音[illegible] 乙 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字 [illegible] 音 [illegible] 大馬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安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字不否 古文 [illegible] 音 [illegible] 亦 [illegible] 古文 [illegible] 音 [illegible] 吟 音 [illegible] 出 [illegible]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字 [illegible] 音 [illegible] 出 道

[illegible]衣字有以愛言者如淮南子云亮走歸就寒將溺水

名衣其所生爲之詩曰衣猶愛也

淇竹 [illegible] 其竹 [illegible] 一 邪 桃 [illegible] 都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illegible]

挤之因給之後柏長大長丈餘則吸根痿令馬令大而無經
根責老好米死云任蔴下季即痲地癒靡大而當
所見令怒秋老收乃處人以賈言齒令何我妙
為分兆仇未發縣地方四十里貞截供閟湖樹作學宗
魚米後漁者每有風承棘依它側者馬樵首無依盾
水淸淸水中見成郭橈槍果然土人改冰投木散慎
黑如淤好事者

合歡

一名又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
以為花樹贈云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一風來
採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庭階使人
不終也故嵇叔夜養生論合歡蠲忿

檳榔無柯

蘡薁

左太沖賦

想薜蘿

思隱士也楚詞云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帶女蘿

黃州菊

阿人疑菊謝而不落王荊公別菊詩有花
若在眼令蘇地之句蘇東坡說之後讀黃
見有謝蒲

萱汁

府行果以仙乃見玄宗謂高力士
地錯黃眼吾圖欽萊汁無若者貝奇士會天寶
使以蓍汁酒飲果果引飲三色然如所以遂
鏡把齒則盡然且靛乃以瀝如讀

神仙花

蜀齒之陰工偈者百花之神仙

後以酒入蘭酒名以花色如金花有紅黃二種 詠芳 簡閣 蕙樓 蕙浣

桂酒 蘭藉 椒漿楚詞 白紵也名李太白詩容花紵歌白紵發齒又皆書云白紵舞名按舞詞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紵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白紵即白緒也俗呼沙語訛矣 沙棠淡青首義沙棠似棠黃果赤實其味如李又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

白社詩○許丙氏○三逕竹○一籬花○許渾詩云白社宿興人稀青門老種瓜讀書三逕草沽酒一籬花晉董京嘗止白社中洛陽乞李衡種橘千樹臨死勑兒曰木奴千頭亦足用矣蔣詡自免歸杜陵種竹門下作三逕不出惟求仲羊仲二人從之遊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

然見南山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平爲布衣種瓜城東瓜美世謂東陵瓜以其在城東故又曰青門史記云世稱東陵瓜從邵平始蓋平所以著名者不以侯而以瓜也我國宗臣遺人書云浮世紛華已蓋耳目即使白頭于此亦何佳況立本同爲壯士恥之故人知我當不許其言之迂也確哉論矣晉王徽之字子猷性愛竹每聞吳中士夫有好竹即造坐觀嘗對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後李沆亦愛竹有詩云從來愛物多成癖辛苦移家爲竹林以故詞人稱邵平瓜子猷竹

相思樹干寶搜神記云大夫韓憑妻美宋康王奪之憑自殺妻亦自投臺下死王怒令冢相望宿昔有

之卜芽生二葉之端根交于下枝端于上花工花之難其實曰相思樹以翻思子右其黃生者與蛇蟲相宜令香不熟草木子謂金燈一名無義草藥不相見

監於本草戎監部云生海西南海諸州山石似芒硝味鹹無毒療赤眼明目入口無冷可傅瘡腫又本草云獨自草作毒箭塗獸監藥可以解之俗云如監藥者其少而難得也

桂能殺草 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味辛螫故然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為一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為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不徵未必能致大木亦桂性相制爾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生草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又椇樹最高大其子實味美如飴一名樹蜜一名木錫實形拳曲核在實外以其木為屋近酒能令酒味薄

椇能薄酒

博物志載天老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鉤吻入口立死又本草曰桑根白皮出見地上者名馬領食之殺人又曰桑根旁行出土者名伏蛇治心

痛用者慎之

亢倉子曰句粵之䥫鏃以精金鑄鏵爲之羽以之括擖則其與槁樸也無擇及夫蕩冦爭突衝陷觀武決勝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甚景名劍劍威拂白日氣凌紫蜺以之封穫則其與劍刃也無擇及夫兜邪流毒沸渭不請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惟其遇耳○橘戶○楸戶越人名樹柚園迷遊橘趨故謂之橘楸戶又中山有楸戶者名楸辮者是也楸綿言楸莖幹脩絳革高可愛至秋華皆如綿故名柳腰言宮腰細月故云松琴謂松韻如琴也菱謂菱池如鏡也唐詩浬鏡詩松聲正伏琴韻響菱浣花光折其映

唐昌觀玉蘂花即今之散水花揚州瓊花即今聚八仙

○睡蓮葉如荇而大沉于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晝復出○夢草吉人地夜夜出睡草五六月生田野中葉類芡莖葉如荇莉土人採莖為菹蔬食之令人好睡却睡草郭子橫云五味草食之不使人睡蓋世間物性有相反類如此者○梅優於香桃優於色荔枝美實也無好華牡丹名花也無美實物且無全美而況人之全材乎○木瓜一名楙故稱楙木瓜善療人筋轉陶隱居謂人如轉筋時但呼其名及書作字輙愈故諺云梅望之而蠲渴楙書之而緩筋又諺云梨有百損一益楙有百益一損○護花法謂初春時以粗紙數枝罩花朶上可以避霜護花罥者是也棟聊中夜護林件以數蔭賞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又

雜字詩故詩曰龍◯松指西磁指南指南即今指南車
詠自前吹欲掛心也告神御往西域
寄前有松其枝向西一日東[illegible]曰[illegible]師◯蒿即今
姊矣果然洲詩丈夫一日錫房詞
之蘆一名蒹葭蒼之未秀者音完即今之荻一名蒹
葭即萑之未秀有諺云雞羽焚而清飈起蘆灰缺而月
暈移說者謂取蘆灰畢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圓畫缺其一
面則月暈亦缺于上也侯詳◯茉莉以香艷美容以色
艷皆近于淫◯浴蘭湯沐芳楚詞云浴蘭湯沐芳是也◯楚詞云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此是潔已譏言李太白有
詞云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
暉緣是野而不任意行若[illegible][illegible]風◯先武之服華屢曰

負荊請罪之禮乃以從厚之意臣聞日以有所論辨孝等

人書以示警

孟子云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夫儉訓薄對厚字看臣子愛君父之心葬必從厚而一厚而至於後不合禮度反貽君父身後之累亦當忌也嘗觀虞世南諫山陵厚葬書甚切中後世治墳過侈之病然事關君父臣下有言之者而生事小人或引孟語以證其薄上則罪大矣夫漢文帝將張釋之一言遂以薄葬魏文帝首陽爲壽陵凡詔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定爲永制藏之宗廟可

謂逆于事者二事可謂作法于凉也然世南之言意不報君事可知也夫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又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是則作法于奢者漢氏之罪也桓魋石椁三年不成孔子曰死不如速朽吁孔子其有癸乎亦孟子作俑之意

晉㝖三辭杜預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前立功之後乃躭思經籍為春秋左傳經傳集解又參考衆譜第謂之釋例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氏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illegible]〇治[illegible]

[illegible]者大八[illegible]淡赤味[illegible]不[illegible]心[illegible]也即涼
貞在[illegible]汁飲之下[illegible]出有出昔治魚不愈者
季晦之云凡中毒以何[illegible]為未冷水飲之[illegible]

世傳蘇武鴈書陞[illegible]矣若書鞋殊可疑及觀陶九成輟耕錄載淛消甫曲阜人顏子四十八代孫嘗卧病其幼子偶弾得一鴿鴿歸以供膳於翎翮得書一紙書上題云家書付男郭禹開拆鴿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真定寄至者仲賢拔授遂平縣尹去鴿未及知盤拉孫甫兹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使取木匣來涵鴿候病痊俾在抵仲賢官所叙書且語其故仲賢感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至誠異

餘[illegible]命左右歷之[illegible]此則知蘇陳事亦有必然者若張
九齡僞奴亦類之
大史公九流有陰陽家即孟子曰天時是也術士遂衍
其說以妄傳禍福背親從識戊巳不御泥虎豹識術破
孤狼知虛實蓋實即孤也孤狼搏物皆以虛擊孤在物
亦有知如此者此乃天理自然而然人當聽之故謂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盡人事以聽于天若拘
忌于陰陽之說以希利巳則小人之心耳
善世浮沉日見險之道[illegible]危阽怒達
馮有行列不亂故從正必言[illegible]不正必言琴瑟又

鳧鴈常以夜飛詩弋鳧與鴈取此 ○鴈奴 羣宿有行奴聞而警告人夜以火取之火明奴輒鳴人又匿火一如此者數群鴈不信奴逆群起之故王介甫為奴詩有一息相隨入窠不能者或稍有奴鴈福鶴寄書以的 鴿奴 張九齡幼時養群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依所教飛往投之目為鴿奴 ○鳩杖 杖以鳩為瑞取食之不噎且扶老助氣也九尺又云玉杖 ○尸祝 尸鳩鳩也性害而愛知祀鳩之性壽而孝故孫祀取以為尸祝之號 燕社 燕亦鳴也春社燕來秋社去故名社燕 罝翟器材定州別駕說百姓擲河并鳥而食之乃知無味微爾鷺鷥後半氣乃出非淚痛也 ○晴鳩雨 鳩樹呆父詩聽將開畢雨鳩閑逐婦天晴喚陰晴莫亦何吹夜何鳩

鳥朝鳴曰嘲夜鳴曰㖃音夜禽經曰林鳥以朝嘲水鳥以

夜㖃

婦人貴均一之德均者母道也一者妻道也今雖鳩名

壹宿之鳥壹宿者壹於所宿之木也又鳩哺子朝自上而下莫自下而上其均如此

麋耕人麋始澤草所食其場成泥名曰麋畯猶此服也拒不耕而獲其利百倍○兕觥兕善觸酒亦苦勞人狂疫先王以此為戒人示有戒也罔袍罔明曰喜方曰虎首戴米具也麗善注狠善聚又善散故罔字从罔罔語曰市無赤米而罔袍空歷者此也○傷於鬱於庭絃吳牛喘於望月物有所感是似生情豈獨談虎者哉風俗通曰吳牛畏於日故見月而喘魚無耳綠脩蟬無口綠喝蛇無足綠北蚓無筋能入豈其不以形用者乎○獸性喜山麋性喜澤鹿喜林夫喜雪馬喜風豕喜雨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者此也○牛羊曰肥豕曰腯豚曰腯肥豕子曰豚豕又謂之彘

世傳火茵盛民間多衆酬醮不知主何神嘗見道藏中有云謝仙者乃雷部中一神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字行火于世間國史載宋大中祥符年岳州玉貞觀火火惟留一柱倒書謝仙火三字是其神也嶽縣中多火女人陳小東宗老與余商建熒惑星廟以便祭禳事夫火為五行之氣在天成象則曰熒惑在地成形則曰火是必有神以行之者宜為謝仙廟云

巧婦鷦鷯也一云茅雀即林藪間為窠如小囊窠甚精女人多取其窠燒之以燻手取巧謂曰鷦巧而危故拙而安○歌女即蚯蚓也長吟于地中江東人謂之歌女○屎婦即蜘蛛也食之令人善溺故曰尿婦溺

魚龍水名鳥鼠山名杜甫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

秋○蜾蠃綠蚓善引蛤介合蠏介解○鳥排虛而飛獸
蹠實而走言物各適其性也潟前日宮地池桂蠹南越王獻有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
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也一器當一饌○
鵝毛被北戶錄載邕南有酋豪多選毳毛縫縱橫衲之其溫軟不下挾纊云鸊鷉庳戶共
錄載虔鵝多鵝鶬俗袋之忠以手潤醃其背犯者即多病蟲而卒土人謂之鸊鵜宜慎之○
蝂音扳戒貪蝸牛戒危蝜蝂傳柳宗元作傳云蝜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
首負之雖困劇不止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亦知為己累也惟恐
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
危墜觀前之死亡曾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矣蘇東坡題蝸牛詩云腥
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可[illegible]高貴者戒此借東坡之言可畏而宗元竟顛于黨

玉糝羹 蘇東坡裝巴作序云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蘇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題云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南海金虀膾輕比東坡玉糝羹 ○菌忌 菌一也生地為菌生木為檽為木耳為蕈宜忌之不食為高檽音而木耳別名也蕈音蕈即地菌 ○木臥死曰翳立枯曰樀 音縮 濫竽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廩食與三百人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聽之乃知濫也

閼 音委閼也 周易易字乃蜥易即所謂蝘蜓守宮也 說文 又云以朱飼之其體盡赤擣之萬杵以點女人終身不滅如赤誌偶則落故名易取其陰陽搆合而易也龍善變蜥易善易故聖人以之名周易○臍 郭氏曰臍音廣小也工命論以臍不及

勝蒙字彙 卷之四 口

子教 諎音查加切 訝音李女加切言語不正又不可 解也元招艦篇云缺舌訝詠 亞音亞於加

切 㘈女音加切招播篇註黃釋文作安 若今中保方書爲婦人狠惡之稱 㤔於計 隱也 切 翁

音分翁 說文 說 囮音禍 化声 劻音匡 劻勷遽也 勚音異 勞也 𧼞音蕤 走貌 𠣵音 貌 步

勜音扎 力也 勰音協 同心之和 劦同 同力 叶音協 貌 靪音冗 令前行也 說文曰 又推車 如淳曰

㸦非 也 非 南子云 內 都 都 卑而 俯 听音引 仰鼻笑貌 內則曰 毋教婉娩

听從 爲姥 姥從道也 婉毋道也 听婦道也 從姑道也 又左

傳婦听而婉 俗爲听爲省聽者誤〇結髮 程正叔言 結髮爲夫婦 只結

晃 其 小 如言 結髮事君 李廣言 結髮 李 身 叔 肯 是 言 初 上 頭 時 也 今 獨 指 言 夫 婦 者 非 叵 音頗 不可

也 另 音寡 別 人 內 也 叱 音查 怒也 丮 音吉 持也 𤕨 音 腳 扣 足 跪 說 酊 音于 伏 也 酌 音 勺 酌

音 仰 以 然 也 酏 音 移 酒 清 也 酕 酒 醉 貌 酡 音 仰 酒 醉 口 也 酲 酒 病 也 醑 酒 美 酴 音 徐 酒 酴

此酬僧消令也

慧眼寺 紅紗耽至孝父病作大夫紗年十三父卒眼紗侍疾衣不解帶受一偈曰還眼者飲琴

眼木以羨及竟莫能解紗第三收拾與尊者寺智者

仰荷往訪之智者無異奇經云甚眼見兵能渡彼岸依

乃問智者答曰同是斯界中世會吾寺乞賜焉名新

吾云純匪孝子往感應頑合遂見第中送恭近

一見智者知御弟二息底學云就慧眼水慧眼則是石眼之

常号者欲造寺可以眼名慧服以謝故井眼未齊劉龍子

逐象作奉取人來洪以眼名字生人對經奉一名七言

請敢勒令以時造請者處顯在對諸知請奉請

請口問紫絲白紅日如此是翁乃情宇本日數衆聖之言朝隱即吏

隱也漢張衡爲太史令樂道縈心自去史職五載復還

人以爲失志乃設客問作應閒篇以見志有云朝隱乎

柱史又前漢東方朔曰首陽爲拙柱下爲工應劭曰老

明[illegible]卷之三十二

予為個狂下少新陳終身無累是然上也○西湖長官

杭有西湖潁亦有西湖東坡為二州守李翔中了事壺山陰有詩云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

江淹才盡淹少以文章顯晚年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盡文以氣為主這退是氣弱了

陸雲笑雲陸機弟名時號二陸雲喜笑相投請張華華門集佐在機已雲有疾未嘗見笑然而雲不

華為人多姿制又好鳥絳縗絰上之士大夫不能已是因著人縗絰上船於水中見影因大笑落水人救得免

克雲在當時刺史周浚召許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非禮勿動然若夜而笑乎包括笑北黃河雲孫失之

矣

王弼墓雲又嘗逗宿一故人家偶出夜宿迷路忽望見草中火光遂趣之見一家遂前宿為見一年

少美丰姿共談老子經辭致遠曉辭去行十里許始探數人家故人云此去無人居惟見墓塚乃王

弼墓也自是雲玄學殊進

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田巴以善辯

稱遂往見巴以說之巴歎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

里駒連力拒亦事欲逆之遂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肆志焉若斯豈直飛兎已哉世當視之冝鴻鶱鳳○廷尉結襪漢張釋之為廷尉嘗與處士王生談黃老釋之用其許符見某舉一日王生當衆公卿中謂釋之曰吾襪解廷尉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襪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廷尉此事似與瘦子取量同然一貴之一重之歸于識發人者

推俠將軍漢郭解河內軹人也自喜為俠及徙豪茂陵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絕言遠行人若虎也陛揣我諸公子送出者千餘繼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反封侯漢順帝時京師謠○文樽蘇東坡在蜀以綠竹只許載為樊筒開之文樽簽大有詩歌中喪竹只數殺似時畫取談文詩○人對神

祝姓往往稱信官信士信女等信字只是箇自願之辭觀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或信士之稱始也

詩仙李太白 詩史杜子美 詩案蘇東坡 然仙也適史也核案也儼呼詩其濫觴乎○河朔飲劉松袁紹在河朔三伏之際晝日飲以避暑人稱之河朔飲

寢丘邑名楚孫叔敖將死戒其子曰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有寢丘者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子孫之後楚功臣封一世而収惟寢丘不奪

霜信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杜詩舊國霜前白鴈來○古人稱呼呼食為頭如晉元帝謝賜功德饌一頭劉孝威謝果食一頭之類是也奴亦為頭簡文帝書安城王餉胡子一頭之類是也呼

魚爲㪷如梁科律生魚若干㪷之類是也茗爲薄爲夾如温頁茗二百薄又梁科律薄茗千六八之類是也筆爲雙爲床爲枝如搜神記益州西神祠所禱者持一雙筆南朝呼筆四管爲一床梁簡文帝答書曰馮書筆一枝一萬字之類是也墨爲螺爲丸爲枚如陸以兄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二枚之類是也紙爲番錦爲两王佐云幣錦二两之類是也衣爲裁如沈約謝葛衣一裁○山銳而高曰嶠○山小而銳曰巒○林外曰垌○木難珠名色黃生東夷又南越志云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碧也曹植詩明珠交体珊瑚間

本難叶邪治反

宇文 姓氏書謂有以國氏者如周書宇文氏本普回也普回因得玉璽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宇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為氏乃稱宇文泰如宇文虬宇文盛宇文上及之類皆是

沙幕 漢書衛青將軍絕幕臣瓚曰沙土曰幕直渡曰絕應劭曰沙幕匈奴之南界也

侵牟○漁奪 李奇曰牟食苗根虫也漁言若漁獵之為漢詔云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盜則共盜無異也

烏杖柱挾 始于晉也晉元康中天下始相傚為烏杖以柱挾其後稍施其鐵柱則植之鐵腳錐以插地也

蝻蛇牙 異物志謂牙長六七寸土人爭之以辟不祥利遠竹也賣一枚直牛數頭

紅蝙蝠 蝙音編蝠音福段公北戶錄云紅蝙蝠出隴州多雙伏紅蕉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為媚藥王子年拾遺云有五色蝙蝠異物志還飛魚因風入空木而化為蝙蝠為靈枝圖說云蝙蝠服之壽萬歲揚朴菴云千歲蝙蝠化為魁陸別名為蚌形似尾蛋昔人蚶子贊云蚶人蚌屬形如瓦筒橫從其理五味具完

○吳牛望月而喘喘所畏也

蜀犬見雪而吠吠所異也○鸜鵒摩其背而脊鸜鵒剪其舌而語(傍經)○孔雀人拊其尾則舞(博物志)○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爲陽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爲陰即其數而衍之天地萬物之理備矣○驥垂兩耳中坂蹉跎鴻鵠一舉千里翱翔非驥之力不如鴻之翮也以所服者鹽車而鴻遊乎冥冥也○貉不踰文(貉踰汶必死)鸜鵒不踰濟狐不渡江而南橘不越江而北(橘北則化為枳)區宇之內咫尺不同而況分之華夷限以山海鬼詭倣怪可勝言哉(異物志)○顏之推曰雀奚夕瞽鵂奚晝瞽(鵂即鵂鶹)莊子云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者雀目

夕昏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之雀瞽（）
或談孔子與路之原以居何也答曰狐善疑路善睡不
可以有爲故古人以為燕居之衆○葵向日而傾鵝鵠
向日而飛人臣之於闕而坐者誅日君象也○霳音歷
杏梅西府繁弱有弓云辨矢名金棱黃書也好芽柳如織而
芷寵化繁弱名云辨名金棱疾開元遺事明皇弄丁而
禁中見鶯呼三生一僧玉云有郎遊侯華寺喜碧君下
爲金衣公子三生一老僧自六已三生矣弟一生玄宗
時南史沈約官弟一生爲宰蔣西蜀三世夫來今也
書說弟三生抑合也前即杜牧方藉三世火謂燈長明
僧靈一詩燈火水晶宮者晶核豈而虛也高豎閃色白如
傳三世火水晶宮水清而臺徹魚環者佳昔有人賸
上碧青只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爲指瞼鑑之盈猴聖任那男
有仙久往傍問之曰此水晶宮也
書模豪有彩旗如盤四角懸鈴自天而降其一鈴落入
裴淡中以修物實而燬遂生於畝生眼考佐次牙盡

文太俗矣冷
稱單名不生

檀弓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蓋古人稱呼幼則名之朱子曰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甫仲某甫到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云幾丈之類是也其字稱伯某甫仲某甫後再簡而曰冉仲弓冉耕而曰冉伯牛之類是也至五十則年益尊專稱伯氏仲氏矣如單伯管仲之類是也說以溢竊觀三代以前稱呼多從名如周之十臣至今止云周公旦邵公奭太公望之類是矣兩漢猶有三代遺風如董子大儒也至今只以董仲舒之類是矣東漢有君後微及之孫當時諱者只

云天下忠誠竇游平天下模楷李元禮天下和雍郭林宗之類則亦字之而已唐名人如韓柳今只稱之曰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則曰樂天杜甫則曰子美亦未有號也號至宋朝始盛故稱蘇則曰東坡黃則曰魯直周則曰濂溪二程則曰明道伊川朱則曰晦翁在宋已濫觴矣今日愈趨愈流遂忘其姓名風尚可挽之古哉○

薔薇露介菴消乙丑江西州没大李士霞嵩家有云薔薇露者及閩香錄云薔薇紅色大食国花露也五代時蕃使蒲河散以十五瓶效貢厥後罕有至者今則採茉莉為之然其水多偽試之當用琉璃瓶盛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為真

鷫鸘司馬相如傳注云鳥毛為蘇綿蘇謂鳥之毛也

巴俞舞名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舞好勇漢高募此以平三秦後渠習之故名

于遮名歌曲

激楚

亦歌曲名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

神報 異苑曰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家有古塚每飲輒先祠之二子欲掘之母止之夜夢人致感云吾雖潛朽壤豈忘翳桑之報比曉于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之惟貫新耳又胡生以釘鉸為業居近白蘋州傍有古墳每因茶飲必奠忽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為詩而嗜茗感子之惠無以報之欲教子為詩胡生辭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意言之當有致矣後果能詩人稱胡釘鉸詩柳或曰柳渾

〇紱 音復 綬也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象天一地二也長三尺象天地人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自五霸遞興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〇所字古人多用為語辭如書云多歷年所東方朔傳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又云其後一歲所皆用所字為句〇縰履 注云履不著跟

日履謂履無跟也輟耕錄云靸悉合切在狎字韻下今俗呼與靸同音者誤西浙之人以草為履而無跟名曰靸鞋婦人非纏足者通曳之夊靸子云靸鞵舄三代皆以皮為之朝祭之服也

鱟醢○**蝸醢**

舊說鱟似蠏腹中有子如粟而大中醢蝸背負殼其肉中醢內則曰蝸醢是也

蝸含

蝸負殼以行驚則縮入殼殼形員野人為員含如蝸之殼故曰蝸含

斷囊之夢

御殷當為淮南太守一夕夢行水邊見一女子任歎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也斷其盤囊者漸歎頭代故歎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迁汝陰太守

季札掛劒○**張翰撫琴**○**劉惔置麈**

古人義重知已之死不渝如此吳季札出使過徐君徐君愛其劍而弗言札心知之為他使上國未獻及還徐君已死札嘆曰始吾心以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乃解劍繫徐君冢樹去晉顧榮與郡人張翰為知交崇素好琴及卒家人嘗置琴于靈座翰往哭之慟既而上床鼓琴因嘆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晉王濛與劉惔齊名濛有麈尾篤于㷀下轉麈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既卒惔以犀杷麈尾置棺中因慟絕又[illegible]後漢[illegible][illegible]

與京兆高陜女善同李老子隱華陰山中及鴻來遊思陜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陜兮爰集處二人亦遂不復相見占人友義然也○世傳肉之美者猩脣燕髀豹

胎象節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菜之美者崑崙

之蘋具區之菁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飯之美

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果之美者江浦之橘雲夢之柚

非為天子不可得而具也後世誣伊尹以味要湯此也

○倨羝人有厭訟也謂前漢女大輟耕錄云唐崔令欽教坊記娘子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黃雲

女寵之禍春秋運斗樞曰黃雲四合女訖驚邪女寵出緒書謂嫡庶失序

又春秋感精符曰妻黨翔則黃雲入國淮南子曰黃天

之氣上為黃雲下為黃埃○桑樹其葉可飼蠶又一種

柘桑葉飼蚕則絲作琴瑟強更清亮勝常絲聲凡吝 ○客
談詩不狩不獵答曰狗長喙者謂獫故稱獵短喙者吾
吠以守故稱狩又狗性戀主善猜警非禮相陵則警吠
故詩人以惡無禮○塾門側堂也臣朝君至門外更詳熟所慮對之事即今朝房是也
又家塾仕而老歸教于閭里朝夕坐焉 ○角弓 似角端之弓也郭璞云角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李
陵嘗以此弓李張遺蘇武 兎轉了 ○鹿懷瓊 鹿子環鬬懷于左腋至百五十年當轉環來斷
能隱形則人不復見故遯迹山林者謂之鹿轉環仙斷也善存性常自樂不六十年必護愛于角下角用乎
紫芝有河出于口不復求急火 ○魚驚 時之衛公鄉
奐故鰥十步者謂之旋懷憂 春秋楚晉晉
食魚翁俗也戰國策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又下客石魚羨嫩何處無之 ○扶箬 竹名可為杖
竅伐西域始得之京師人未有識者先扶節 ○草木子謂張騫使西域始往

前蜀元世祖征西域始有西瓜觀此則三代時中國之
産可知○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illegible]藏玉而
角斑魚懷珠而辭於諸言有諸中必形諸外也○鸚鵡能言不如一
鵝孔○黄金累千不如一賢夔出山海經云東海有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
入水則風其声如雷以其皮冒鼓声聞五百里黄帝以名與樂之臣○
準字从隼隼鵰屬鷙鳥也尾搏噬擬隼搏噬準或曰鷹
擊搏不能無失獨隼每發必中○化書曰鳥反哺仁也
隼憫胎義也隼擊物遇懷胎者輒釋又鶻亦鷙鳥性最
義冬擬鳥之盈握者夜以煖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即縱
之去且在西矣是日不東何搏物南北亦然李邕鶻賦云

嘗金搗以首發乃詰朝而見釋杜甫亦有鵞鸛行〇黃

姊音乃禮切王云店入呼書雅為黃姊有詩黃姊來雁雁象禾又黃好通人方詩詩〇視鵰創於

觀鶩音術鳥御帆有物如舟而六七寸常很尋逐風至雨來上

亥風而折容乎鶩死〇獸二為友貝二為朋〇奔蜂小蜂不能化藿

蠋豆中大虫越雞小雞不能伏鵠大卵喻力薄者不能化人〇齒髮而櫛

數米而炊喻用細務者〇禿而施髢音地病而求醫孝子操藥

以脩慈父其色燋然喻有虞氏有為以治天下便是了不若天下皆願治無為也〇

用管窺天用錐指地喻無所識〇鴟目有所適鶴頸有所節

言各足兵所足〇彫琢音篆古玉刻也〇擢女女仰今系宗婦也擢歌

中所引播歌而歌〇鳴蓑之李伯陽入西蜀所作〇乃作夜爽今如之

羽以學內炎不○河馮入謂河為炎神得道 湘娥 謂娥皇女英也隨湘水為湘夫人不

○傅說 以淵水壞道也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隱而代胥

靡 胥靡之徒 世紀 紵 紵字林曰紵內合 縷 絲縷二合繩

太史公曰字者滋也不可勝極是知後世反切等韻平上去入收翕闢開一字而變化無窮字之說大矣哉○

痄 音[illegible] 疚 音閣也 庌 音牙廡 广 音[illegible] 磃 音[illegible]

也非[illegible]一[illegible]之故張子平 發 音[illegible] 㑹 音[illegible]

有力 頁 音[illegible] 屝 音費 看 音[illegible] 貤 音[illegible]

嫓 音[illegible] 物 恔 音[illegible] 怏 音[illegible] 匃 音[illegible]

獲 [illegible] ○ 翡翠

寬物曰雄曰翡雌曰翠物志曰翡赤色大于翠 異 翱翔 字林曰翱廣飛也說文曰翔小飛也 翛舉

以飛言 ○蝙蝠 言以夙智 鴈銜蘆以避網 水牛結陣以卻虎

抱朴子云 蒼鷹鷙而受緤 鸚鵡慧而入籠 張華 ○爾雅 訓爾雅

蒸菜解則張升蓋云三蒼解詁云蒸蒸苹也本草蒼蒼 一名月爾即小紫蕨也其芽卷曲繁盛雅取義於鳥信

行芥陵曰羽翅則羽翅之六翮飛則 談 諸音係系安 誦 音折 之六也前說羽為正翮為正者非語也多言

也節非曰談論誦先古 宗 與寂同 無 寥 數實同 寥 音音 之出以仇論世之治人治也虛也

折蝶以儒兒笑 也嵯沙 ○昆吾 山以鑄口昆昔名飛鹿揆余於 雁鷃 也日 水

豨 王寮陝曰也

淮南子曰樸之初生也寫鳳之音 凡音之自然 樂有五音

而又加以二變宋均曰声五而已必加以宮以商六

君臣有亞爲嚴剛也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

石室（西王母室也列仙傳赤松子常止其室中）○廣韻音敵可以道樂而

獲且不從故可經摩音文故徵者以綵服從之魔膽快

飲水見影輒吞○霰六出而成華霰三出而成實（雹形似米）

（陽無所凝成霰者五穀之精取穀說文曰霰稷雪也汁以消五穀之汁和谷種之禾早稷豎也俗稱末頭茁）

（又名為霰霰不散曰雨雪為雪霰蓋霰以粉糅雜散故名混生霄霰散而成霰所謂水雪雜下也俗稱火雨）

（火變）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晛日初出曰明日昕曰

晞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音幹）○今

廣東多茉莉花此花自西國移南海也性喜地煖陰翼

南越行紀云南越之境五穀無味五花不香獨此特芳

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柑爲枳異矣王梅溪詩茉莉名佳花亦佳遠從佛國到中華老來恥逐蠅頭利故向禪房覓此花金鳳花是花之婢牡丹是花之王芍藥是花之相○菱蟲宜菱參可以觀佛性蓋菱蟲在菱參則生在別則死非菱仁而別賊也○文房頗有物每花開時[illegible]以[illegible]花故方開以寒暖與候此乃係乎氣又廣沉香[illegible]木芍藥一枝二頭朝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香豔各異此乃係乎神天地所鍾氣[illegible]形附於物者如此[illegible]又[illegible]木芙蓉[illegible]○[illegible]牡丹○[illegible]○[illegible]花[illegible]

也說名

王介甫桃源行有云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不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蓋世傳有避秦入桃源遂隱長子孫與世隔絕有漁郎誤入其境猶爲問秦也誦其詩令人有感蓋天下且不常治而况尋常百姓家乎世情凝愛亦若矣

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刋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夫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

事以鑿成語以遷致不必其身歷之也而語及其所歷

之事如是者身危戒說其相類之事令人危懼便成泄
術經子說乘正義刪報參相類語言
漸故身危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營已非術
子

歐文忠公■因論不攻唐太宗輩實閣梁書得岐爲縣
令民有搆殺死者死家訴郡郡録其仇人考掠備至終
不服乃移獄岐岐郎命脱械一訊即首服法應抵死會
冬至節岐乃放之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
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
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異之以狀聞岐後去縣民
無老少皆啼號拜送至數十里是知信義　在人心固

不問君子小人也唐太宗同能行之

孤竹管名雲和琴名鳧舟水嬉言舟制如鳧形蒺藜之報此神三子[illegible]搜忽一乞食兒詣門說之曰君有罪可逐內思前然其人曰昔為小兒時有三子試以蒺藜食之三子吞之皆死其母徘徊悲啼而去今甚悔之乞食曰此即是也出搜神記償義負荷謦工釣反日訐也

緊文忐名家嗇者為之冥胡結反詬音后貨詬曰無志分也師古儻蕩音蕩師古曰無行檢也

吳人多呼梅子曰曹公以曹公望梅止渴語鵝為右軍有士遺醋梅與燖鵝其人答云醋浸曹公一甁湯燖右軍兩隻

又周禮謂梅有乾橑○樅松葉柏身檜樹皮光葉尖硬如芒刺柏葉松身是為檜矣栢天數園亦數文叟光滑枝幹修聳葉香烈一檜栢檜名側栢葉大不扨枝如結并細細相比謂檜栢相大小大者數圍高上最文理研多節松皮極粗望之如龍鱗盤根樛枝其半而生也

入地每千年為茯苓又千年為琥珀○槐（樹高大四五月開花六七月結實）櫰（音歸槐之別名）櫰槐葉大而墨名守宮槐葉晝聶（合也）而宵炕（張也）槐大而散者為楸（大老）謂槐小而散者為榎○槸（音藝木相摩也）樕（音速小木也）

樵（音蕉木也）大梃（音亭木也）長楠（音甬松也）樝（音查似梨而酸）椈（音匊柏也禮記曰鬯以椈）埤雅謂古人斫為楊臼用以擣鬱柟（音用梅也似杏而酸孫炎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棯（音忍尔推）云还味稔棗注还味短味也

師曠枝策（枝策而立）惠子據梧（據梧而瞑二子皆以節疲）息精神也枌榆之陰（二樹皆大有蔭古人就息于此以喻德庇）○青桐（即梧桐以有實而皮青故名又奇椅）榮桐（即白桐有華而不實故名）岡桐（即油桐桐性便濕不生子岡故此桐有岡之号）

梧葉應月（梧生十二葉每一葉為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葉小者知為閏梧桐不生九州異居）母喪杖桐（取其同）父之喪杖竹（取其節）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

出一石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作魚
形扣之則鳴如其言聲聞數里○糖霜唐大曆間有僧號鄒和尚嘗跨
白驢登繖山結茅以居雖鹽菜薪米之屬即書寸紙繫錢緡遣驢負至市區人知為鄒也取平直掛物于鞍從
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蔗苗請償于鄒鄒曰汝未知因蔗糖為霜利當十倍吾語汝塞責可乎試之果妙自
是流傳其法久之鄒北走通泉縣灵鷲山龕中其徒及之但見一文殊石象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者乃獅子
也○櫻筍狀如魚子味如苦筍而加甘芳蜀人以饌餅甚貴之而南方不知也筍生脣蠢中嵩祚之
方孚者正二月間可剥而取過此若溢不可食法當蒸熟蜜漬臘浸可致千里之外見東坡詩注○柳染
藍袍李固未第時行古柳樹下忽有神告之曰吾柳神九烈君也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祀我以
棗糕明年及第因果及第○愛風花楊柳花也古詩百花長恨風吹落惟有楊花獨受風謝道韞柳絮因風起
賈島春風吹柳絮杜甫顛狂柳絮皆是○楊花入水經宿化為浮萍○榕

溪閣黃山谷南遷維舟榕樹下後人因作為閣云按榕拳曲臭惡不材且不可為薪惟樹大取其蔭而已泉福入產多有之○甘蔗赤者名崑崙白者名荻蔗又有一丈三節見日即消思風即折名扶南蔗法宜畔而種之脆而味甘滋有查滓笮取其汁過樟木槽取而煎之成飴今沙糖冰糖是也又交阯所生圍數寸長丈餘取其汁暴之數日成餳入口即消謂之石蜜云○禁原蚕原甫也天文辰為馬蚕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蚕為傷馬也○趙羅敷崔豹古今注載邯鄲有美女姓秦名羅敷為邑人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

天子無爵三公無官○離疏釋蹻離疏應劭曰離斗疏食也蹻顏師古曰即今之草鞋○文肆質[illegible]音械應劭曰肆[illegible]放也[illegible]泆也奇請它比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刑法志奇請它比今因法有例律即此

獄曰囹圄然曰請室曰若盧皆獄名○撗音班分撗分謂身首分離即今之斬刑抗剄師古曰抗舉也剄割頸也即今之殺刑梟謂懸首于木上殉行示也不衆為戒磔磔謂張其尸也剭音握師古曰剭者厚刑謂重誅也腐宮刑也丈夫割勢蠶室師古曰即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蠶室畜火以置之而斷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生故呼為蠶室城旦舂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滿徒應加之例鬼薪白粲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即今之三年滿徒耐音而罪應劭曰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鬢故耐字从彡髮膚之意也師古曰耐謂頰旁毛也彡毛髮皃也彡音先○如比比例也食貨志以口受田如比髡古麦字法師古曰髡法謂曲也淮南王傳作天下正法圉奪師古曰圉謂禁守其人柔曼役發師古曰曼罪也言其貧柔而色澤理光孟晉服虔曰孟勉也晉進也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群兮醉石陶淵明居栗里有兩山夾

謂一東大坡石里湖亦明謂營是醉此所君共子上所故王名逍宋遙之今所也所石蔗柘其
瑤漿

也瑤玉
瑤漿 瑤漿即瓊漿供笑也
羽觴 羽觴上以速飲故名羽 殺
華酌 華酌酒小也 尊也

於其則上飲故名即今之酒文云杯酌或盃即酒今行之觴酒也觀盞
采菱 陽阿 昔楚

歌名故曰歌美和者必先始了
陽阿采菱古樂曲之和聲也
餌餳 也餌具 餅也 謂之 餳 餳是

飼楚餳 餌謂之粔籹 也楚餌謂之以餭 餭和 粔米音巨 敖 熬音 汝 作餌 粔 救 餦 音為
音張

檻 臨池 檻欄干 也 楚辭 生 伏臨地池 也 此 些
二八侍二 肆 音 樂也 晉 悼公賜 魏絳女

二八女 二 八 十六人 錘 二 肆 二 八 之 言 代 進 侍 言 於 侍 君
蘭膏 蘭膏 以 蘭香 為 澤 蘭 芳 香 膏 詩 云 蘭膏 澤 燭 膏 而 經 名 也

又 子 黑 也 ○
光風 月 光 之 雨 後 雨 止 日 出 而 風 後 景 雨 霽 清 而 月 照 風 生 謂 之

月霽 也 其 南 荊 州 江 東 人 也 其 楚 辭 句 也 此 皆 稱 其 乃 是 人 舊 俗
霽 蘇 賀 知 章 文 云 語 辭 也 此 稱 中 云 今 夏 之 湖 湘 又

只（音止語助辭古則多用之）叫呼（[illegible]）

今湘中度神巫祝 清狂（猶癡今北人曰不狂者似陽狂故稱書）彈人（[illegible]）

陳音訓彈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illegible]謂上世蓋有不葬其親

者只○哭○泣（為孝子泣於婦人而哭曰哭無聲曰泣則不可歌[illegible]）蹶

音斷其子毀瘠而斷也○鴉（音雅）此鵶（鳥音）鶯鷺霜鶴（[illegible]）

辰 蟋蟀（[illegible]）荼神（[illegible]經三篇天下知荼之後[illegible]）

蘗荼者論以羽[illegible]之間[illegible]人日荼神又常伯綠[illegible]

抗荼市自 康（音康）公來作[illegible]來 跬步（[illegible]而本尺曰步）[illegible]尺曰蹇（音[illegible]）

守夜設司馬法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尋○常○丈○尺○（[illegible]）

上組上有丈尺上言飛而上之上不能尺曰尋倍尋曰常

上伐史故計丈曰雌左傳鄒被百雖是也鷄之上雖赤赤古只通用故晉子云赤鷄朴音求金玉味成器

債音齋也欲云笛叩閑史悅化情常尚遁有死物人相翔為奸盜人盜咒狀何欲宿息

井樹息止歇之處井以供樹以為蒂樹今鋪舍亦供飲水經謂魚龍以秋日為

夜亦伏氣云飲不至醉意亦恭將醉不成歡志在綠竹江州青衫白樂天誠

九江司馬一旦感見召作詩自傷有日究中流下淮最多上州國出青衫濕趙州布衫趙州人禪

師有僧問万法歸一一歸何處禪師曰老僧在趙州作一件布衫重七斤一是劉一米仍一是猜動一是以仰

水濡不濕東海有米蠶其色五綵織為文錦入水不繼後有人將一斷獅貴波斯使若見曰此

蚕絲所織也暑月陳之滿室清涼火浣不燬南炎國有火山多大鼠以其毛為布如作服凡汚流

之于火復出振之如雪金然不壞燃痕方孫和寵月下舞共水晶如意誤傷鄧夫人頰大醫曰須得

白獺髓以玉友既作當以滅痕然燃面瘢多及瘢又有赤點更痕則

五嶽其來古矣虞典已載之岱泰山東嶽也說東方爲萬物之始故稱岱宗華山西嶽也白虎通謂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故　嵩山爲中嶽白虎通謂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獨加高字衡山爲南嶽周禮曰荊州之鎮曰衡山是也常山爲北嶽白虎通曰陰始陽終其道常久是也夫五嶽上應天下宰地主四方之位順五行之氣非苟焉者金世宗時乃謂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嶽耶何謬哉當時范拱以爲非議遂寢我　朝弘治初兵部尚書馬文升言京師以北則恒山不得爲北嶽而醫巫閭之爲鎮

亦不在其宜議政時禮部尚書耿裕欲會官議得侍郎倪岳以爲不可遂止後何孟春曰未及引范洪之言以折之然五嶽詳見於六經周禮豈待洪之言哉馬鈞陽一時名者況此事亦不係廟廊有所休戚輕重相關涉者而何必援拔也大都禮與法當考信於六經反求于至理妥着已見更作事端秪當鵝鴨御史耳述之為造言生事者戒

孔子不語怪乃詩之生民循言姜嫄履巨人跡而生稷玄鳥篇言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是稷契無父以經聖人自後世視之可不謂怪乎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始

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又北史魏武帝諱詰汾嘗田于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旣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抱一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遂別後爲始祖神元皇帝諱力微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此一事即稷契比矣尸子曰徐王偃有筋無骨博物志謂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濵孤獨母有犬鵠蒼銜之以歸覆煖之乃生兒宮人更取育之比長襲徐君號偃見以亂周宋楊億母章氏始生億變

一羽衣人自言武夷君托化能誕則一鶴雛盡穿齋膺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至江啓視之則鶴蛻嬰兒具焉撫猶養長七尺餘阮川乃洛後以文名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補天君子疑之或曰女媧氏神人也天積氣而無形煉陰陽之氣以補之非謂真煉石以補有形之天也晉太康地志載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路逢二童子曰此名爲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上陳倉北坂爲石秦祠之文公十九年得陳

賓卽此也秦遂祠之。與淫録異傳云秦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有一病者夜往山中聞鬼語樹神曰若秦人披髮以朱絲遶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者以語公公如其言伐之樹果斷中出一青牛走入豐水中後牛復出使一騎擊之不勝墮地騎復上髮解牛畏之入水不再出今秦置髦頭始此蓋孔子雖不語怪然亦未嘗斥其無也太抵聖賢只一理有異而視之如常則大禹於龍負舟而神色不變是也有常而視之爲異則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是也聖人一信於理一信于心無畏心亦無怠心

紫羅香囊此囊乃晉謝玄所常佩者其叔謝安患之而不欲傷因戲而焚之遂止今作張九成

輕綃擬羅李綃為襯時人尚輕綃為婦人衣紗亦自為細名閒裁又敬宗寶曆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去轄羅衣與綃右宗其文巧莫識

入閤破簾梁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坐事免以廬陵王續代之所續乎書入閤而眾簾為之敗果花在引此此與謂安折居同只見心勸了

因櫻出放憫泯

淚注頒書音淚精妓然荏畏其妻不敢近時有張傑射娶兵樣刻共而為恢妾所敵賞櫻每論談新相問夫人

吳罪家留奏樂見數恢妻陽總坐乃出毀而先呼得箭日呼古人人悼內者豈宮一校北

還無責

為宗苦滴漁同馬自結網取魚作鉤奇冊男山水共高宗老溫魚魚可不避嬉也還之又陶侃作漁使遺

奚榮一君斗選以書貴之二毋兆以一元寸之等一成子之忠

香之遠聞曰馨香之美

曰瓊精香之末曰孫新齊

豔常音技傲鶴秋鷺鳥行毛空已中工孟米把美見姿之傑

漱涼識真貪昔曰潑貴飲曰饕怨恨視同雕雁屏口咼

詵切謂憑切霰承蒙陽阿阿文陽阿古之名倡故曰是蝶許芝淡名淮作六淡奚炭門

陽阿之彝目波波章也美人目異白分明若水波而重華馬十二月而生何也曰

應月數也地生月精為馬見春秋考異祖兑音問以相兑謂兑大者冠式之以兑兑者

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縱額上都向後繞于髮者佋守古佐趫妖挑切也丘豜父須沸也

切縰綺切也莫南宋道扶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氏生子道扶年三嵗朱得癎病囚

其病發地自然生之理受之為道扶姑賢女所吉周東市時許謨之諺曰猊自出然之對狼猜仁周之覺忍亘加顯劉臣

以為之律之外尚弘通理冊中之刑由所宜法為劉忍之人之為有伯客之地思可謂特中之即婦生齋從之夫周諶

人決以矣何而加以徐子請棄中市謀萬誠一是地站村有告之述以俟遂後生之埋其之法姑者者

決以何加徐請中謀誠是站述以俟遂于後群之之律者項羽

痾神為南史神郎載公吳秘禰諸有韻頁前引後店二甚千灵石遂告于群之能事安以林幕

下牛老恭而遭居秋諸有時前後二千石昔于太守至時問以把

綿谿宇泗宮中有吃声珎腐色曰生不能與漢高祖淨

中原死據此廟事何也因迁之於店禁殺牛充以賄代
内及觀趙惠休傳又云項羽神旧齡烈今惠休事神謙
故得美迁若趙惠明傳又云吳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
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廳明
日孔季恭嘗為此郡未開有災遂盛遂擺接貧數日見
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遂不見惠明發背旬日
卒夫一偶與此一門太守而史說頗殊何哉兆神之誕
流傳正史恐貽世惑惠明之死遠中其時未必斯神為
祟也不然迁廟禁殺牛者何不毀而誕
山澤之交　飯謝東堂遊歸
之一也豈不宴也耶錄以折神應之誣
昨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
羊璿之以文章賞會時稱四友故云　霞雲之交
謝濟往任達不營世務宋武帝嘗曰落方
外士不宜假邦紹之文顯陽范泰故云
無意二字理會得到至聯方見得是聖人事嘗觀羅整
菴作困知記亦是皆心乃其言曰所謂無意者無私意
开自日用應酬之常以至齊綱參贊之大凡其設施運

用其剛其制無非我意也云胡可無一切循其理之當然而已無與焉斯則所謂無意也這等說話皆說不出個聖人無意著循理而已無與乃是大賢以下慎獨工夫若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天下之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地說流通用其剛制裁制豈有個待那一切循理而不着此然我猶若未曾到聖人之域故其言豈爾也邵堯夫詩云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所無處尋天心復處是動機在天便可說個無心聖人有知覺然聖人動以天祇是無意

容謂孔子未開闢黃老至孟子始辯楊墨周子未開闢

儒至二程始排禪何也荅曰孔子只刪述六經以垂憲

若黃老自那一種學者不見於六經不關可也周子只

作太極圖通書以繼往若佛氏心印亦是那一種學者

不在于圖書不關可也孟子當六經初出時以諸侯之

重處士之權交於從橫恐仁義既明而下晦故其辯之

力二程承周圖書以起絕學又值隋唐宋禪盛之後正其

表章者尚微而欲其顯焉於禪也尤難故其攻之切耳

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二程亦孟子之意今國

家取士者六經講信者周程經術那得於世亦明白是他

心印亦不能爲行道者往往有欲于二程之精粗以得

學亦難成勞擾

禮謂祥之日鼓素琴不取於俙也陶淵明懸無絃琴一張不取於音也聖人云聲色之於民末也哉言乎

許西原_蕙曰此理須於本原處分明然後言說方以貫不隔即容易有差若是論事則不妨有出入此說似非蓋本原既分明則論事自然出入無論事既有出入則其本原必非真有待者果如西原之說是分個理有內外了○二典不稱壽而周始稱之然二典中皆壽之源者也六經不言仙而秦始言之然六經中皆仙之聖若世間稱壽而祝詩與秦言仙而方士至名立而實別也

○人言少年登科不幸所以漢史有晚成之說宋李思
中年十五上封事造宰相辨父冤而呂夷簡不能屈一
日問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思中曰包公何能為王安
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果驗然亦以好大言被黜早成之累如此○
文中子曰西方有聖人曰佛此亦就彼國所稱而云然
耳羅整菴謂文中子稱佛為聖其學術可知似非知中
子者許西原與劉正叔書云佛老真聖人也豈如世之
詐謾淺薄之夫似此等說方是降伏佛老者似佛老所
見那空虛透處為之者到得方處自是他家高妙視我
壓類者遂焉曰當並擾擾不盡當闕中一病根也西原云

佛老俗得成自是雄豁昔儒生狠狠謂乃有不及二氏之高一存乎其人耳此又其立言公正處

老子道德經謂上智者求因思俗言無水不朝東及觀方氏云東南地之所鍾其形下而善下者水之性也又東方之德木木則人之所生而喜利者水之德也故趨其所生觀方氏之說則知老子取水之義吾經戰弱水西流盡西方金位亦是子何毋歸獨不流南南方火位避所勝也

○周禮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羣書考歛幽詩占例如此後來尚特之古火之制次月取其所之木以時改火者後世遂稍中秋月不察

客談子畏于匡而曰聖人亦恐怖若此吞曰非也子畏於匡乃夫子爲匡人所畏朱註畏者有戒心之謂蓋匡人平日恐陽虎之暴有防禦之策適夫子至焉而貌類之故以兵防故曰子畏於匡若夫子者果以其力則劣子數人何處禦于何處行難亦非計也若以其德則信於心者天耳而何戒於心乎尤非知聖人者

周恭叔放肆上蔵妓程明道非之胡澹菴歸譚州留情一妓朱文公有人欲最險之題及觀南宋王琨不好聲色尚書僕射顔師伯豪貴多畜女樂嘗邀琨飲師伯傳酒行炙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受每傳行至令置牀

上回面避之然後敢坐者嗤笑之琛容色自若跡其所履義重視周胡以遠矣而不得語於聞道何哉蓋非禮勿視工夫原不在目上必得所歸著處然後可詣於道也若琛者其聖門之質美而未學者耶按琛父擇幼凝不辯菽麥人無有肯與婚者家以娉恭心侍之遂生琨琨避父諱終身不得犯其質美類如此

秦漢以後天下相與維之以不至於亂者禮法二者而已用先王之禮而無其忠信之本用先王之法而遠其矜恕之原所謂伯降之流弊一若此哉

世宗朝大學士夏言以議禮得寵不數歲入內閣尋以

上脩玄賜法冠不冠罷位因家居以縣官不循禮復謀起入閣値一事相忤死西市又嚴嵩事上脩玄二十年子世番亦得寵遂開賄賂賣官奸法行私嵩以言官罷爲民世番逮京誅之没其家當時諺曰夏桂洲言號之夏桂洲呌你休時你不休晴乾不肯去直待雨凌頭嚴介溪嵩號之嚴介溪人可欺天不可欺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因來早與來遲言江西貴溪人嵩江西分宜人吁居寵思危旨哉○種蘭忌當門懊憹覓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此南史袁淑詩也袁淑毋出劉氏劉湛乃毋兄也湛欲淑附已而淑不然以此相失故賦詩云亦可謂

逆矣嘗讀宋謂贈喬林詩云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羡君有酒能便醉羡君無錢能不憂如今五侯不待客羡君不問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羡君不過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安足論咸謂之四羡君慨者又何有于落魄門第相援亦恥矣○客讀詩至山有樞喟然曰是詩朱註以爲答蟋蟀矣蟋蟀樂不忘憂而此詩答之云何余曰詩內數有宜玩天壤間物如衣裳酒食之類苟爲吾之所有是造物玉成我者使我得而有之若山之樞隰之榆是其氣化生然而山隰有之也世人牽于情識認爲己有圖以爲私營營

勞勞圖爲身後計而不知此有乃天也而我不可及不肯
順天以樂所有也已不能有既欲強而有之又告以漫
然而樂之是不安分不順天豈虐人之風俗哉〇今人
讀易只讀其文而不索其理今人用易只用之以爲起
數以爲卜筮之用而不用其理客曰易以道陰陽移生
此句說易道理甚大余曰若說到易以前民用則三百
八十四爻只在吾身反求而得之就是孔子假以數年
學易可以無大過者亦只是過於吉凶消長之理以進
於進退存亡得失以玩占觀象玩辭得而用之以免於過
非是聖人[illegible]自用也聖人用易不應若此之勞苦

夫子在陳絕糧畏于匡微服過宋何曾占一卦然其所
以弦歌所以微服所以說文在茲皆是有得於吉凶消
長進退存亡者而聽於理云爾朱晦翁易傳逐爻註云
占者當如是只教人切實用易耳細思之似是難了易
程子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又云易不可以占險
以易為占書自夫小人行險者往往有訊於易而後決
而道陰陽之旨益以微○蓍龜本靈物先王以傳民卜
筮之用然易卻先教人以理卜如越大夫種獻勾踐曰
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吳成而不吾足也後諸
郢行成於吳果如所卜以滅吳彼當時占差不應稽郢

之成雖若易將多報哉人過事須先虛心觀理而後下
○鄭氏曰先王制民之產以厚其生此夏以前之世既而聽民自為生此三代猶時下則困之使民無以為生此秦漢以來世界若捕蛇之說春山之靜其宜此乎蓋在于無許避往復擾哉　○薛西原蕙曰延平問答上蔡語錄最有精微之言慈湖遺書亦殊有所發明此外雖橫渠正蒙亦有籠罩之說其它可知矣竊意此理必須於本原處分明然後言說方切實不爾即容易有差若是論事則不妨有出入有謂本原既分明論事何至有出入許謂一以貫之也事亦須知理無內外始得　○有友談新唐書本紀至中宗疑曰綱目遵春秋明正統如以為周則此朝之書三國帝蜀

皆以明之謂其不當於正朔故今中宗在高宗崩時已詔即皇帝位又以詔書尊武則天為皇太后祇緣武氏廢臨朝稱制未改遂積大聖廢帝觀其書廢帝為廬陵王則是天下顯然知有君矣作本紀者何以不中宗冠其端直書冊則天皇太后武氏然後據事直書武氏朝政毋紀年下必書帝所在是亦除奸正統者以明統之所在何也而何史氏不為也今本紀以武氏作一截既為武氏作紀後乃以中宗復位作一截乃書曰高宗第七子毋武氏則其所謂復位者果復毋武氏之位乎抑亦復高宗已立而廢之而今復之之位耶中宗復位之

統其得統于中宗乎抑得統于母武氏耶答曰果此議似亦有當春秋之旨然不書存宋譏大賢任此何無見於此者古今談史之難信乎亦易得罪于歐文忠公有餘望焉客曰如之何答曰作此本紀當以中宗冠之從光宅至長安數年止書書武后行事而直書帝所在以見被廢之實至神龍改元方見他既廢而復乃書復位則正統凛然春秋義也況唐書有皇后傳而武后與焉何應入皇后傳不得入書于本紀○鴈膳管子謂鴈哉蝦蚜即今妾黃米俗云黍第古人以爲五穀之一石尤風謂打頭逆風也行旅遇之則不行即士元詩御有前期在娘分此夜中興將軍人所不及石尤風○巠音經水古州人音養木脉也𣲖字流泡小

○晉顧愷之與商仲堪作了語如火燒平原無遺燎仫云唐雍裕之又爲作了語不了語了語云掃却烟塵寇初勦深水高林放魚鳥雞人唱絕殘漏曉仙樂拍終天悄悄不了語云浮名勢利知多少朝市喧喧塵擾擾車馬交馳往復來鐘鼓相催昏又曉予讀而思之了是真不了是假了是靜不了是動了是性不了是情聖門如曾子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是不了之了及其易簀也乃了了邵堯夫詩云人間好事宵偷取世上閒愁不着肩生長太平無事日況復身老太平時了不了非所計

云尔○崔後渠名銑只可當一文人家立傳至以論道學恐不敢輕與也詳西原學主未發之中雖是從佛老中來已是究竟了若後渠之學於佛老於孔孟尚未透得一關討個分曉只強從書生文字間見攻之如何得西原服先儒未易論而後渠輙爲著論亦是將士入科場中對策說話去論古人反涉矮人觀場之誚西原復後渠書有云兄謂周子精而疑於老邵子粗而疑於隱夫如周子者兄猶不滿之耶謂兄不潛心周子之書殆有不可然猶不免云云而况於老子乎邵子之隱也累諸聖人之道未見其不合也安得以是而病之龜山上蔡

觀其實皆恐亦不可輕議象山非跡也曰雜傳者觀之
頗跡矣慈湖非險也變長故常之說而乍聞其言頗險矣
似此處發揮支爲理窟組○客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辨如此然聖人有心乎答曰聖人雖有心而無私意客
曰昭公不知禮而孔子曰知禮然聖人不私其君耶何
謂無私答曰逆天理者謂之私忤人情者謂之私吾之
君而吾私之乃天理之當人情之順可謂私乎若歎者
無私之祖而曰我不敢私其君便是有意爲善遠便是
私耶老子曰無私焉乃私己之謂也○唐元延祖結之
父也三歲而孤祖仁基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延

祖嘗謂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而適饑寒不宜
復有所須毋灌畦擷薪曰過此吾不思安祿山反戒結
曰而逢世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結舉天寶十二載
進士上第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曰一第慁子耳有司
得子是賴是一第何榮而有司之所賴不在是五雲體韋陟常以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
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書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雲時人因号五雲體悰陸修縱方治饑溢
每食視厨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每飫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鄭校遺霍渭光
緇青有云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illegible]
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春而生常為
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此可為論事者省也○思則得之最學者

開道得力處○三代以上易爲民而難乎其爲君[illegible]

[illegible]二秦漢以下易爲君而難乎其爲民。[illegible]

[illegible]經別計實詩云[illegible]經證者是也○諸墳楮記室云本朝無史翰林皆

史官立班雖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

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　前後奏牘分

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

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删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

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

有褒貶亦未公盡公後世何所取信乎　余因讀唐書載

褚遂良知起居事太宗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

否將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未聞天子自觀史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褚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臣謂起居一官擇其君德不小若人主聞劉洎語自有所惺惺又擇正倫爲起居注太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將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論對曰臣職在史陛下一言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夫觀於是則人主之畏起居注猶士人之畏屋漏惺惺法統是得矣竊謂茲要哉是古左右史起居注尤切近人主而今無之矣攬見世宗穆宗二廟實錄皆上司援文府州縣查卷宗或令教官紬次蕪穢可笑不知上所裁潤者何如耶前史隱逸方技皆得列傳若上

人材勝而德行節義可表者亦有焉今則止三品
近侍從出入啓沃法異非尋名器豈耶不由翰林不得
認文亦不
者所謂

春曙起

春深欲睡不得聽黃鳥啼蝶鬧都相煎出門更有携手者

相對明晨可起田

子夜聽寺鐘

閑雲已作清僧伴僧卧雲衣月影旋都笑老僧眠不得

聞雞起禮佛前燈

梅花洞 特文以發 詩有試

五十年來懶作詩漫吟爲引洞明危從今撰破梅花標

香滿前村雪滿枝

冬日洞中

湘迸烟雲島雪擁蓑衣老忽報幾枝梅樹洞口來報早

枕思

一寸二分能了我以九尺四寸那屈生身靜中亦有存

無暇　夜半雷聲萬戶春靜而夜動

釣者

一竿紫洲汀絲綸何處弄雖無濟世力而有得魚心

又

水靜遊魚沫休閒飛鳥入一竿猶未放留浪又驚沂

夜樓中

自信箇中難究竟却繞塵處是源頭等閒識趣須應悟

高送笙声月倚樓

春日

燕依短屋雙雙語霧入修林細細啼若到情欣最真處

輕輕徙倚聽鄰鷄

行謳

我愛孟東野詩淡欲我肯我愛羲皇人坦夷易我俗伐

愛安樂翁詩酒爲我有淡有張文成千載高名獨載其

桐江煙一釣追芳躅莊周謝在使來子從安獨淳風文

以溺紛華蕤以汩心体絶其真人生湯火浴朱門何其
鎖金紫深于毒不有逃者超跳遊陶唐屋黙然泉石間
待盡承五福最難理圖團夜傍雲床宿心安形亦託形
春神我足乾坤一大宅日月一大腹星辰惟碧空江海
珠萬斛真性耿不滅運轉共一幅嗚呼真男子古今信
相符我愛古之人誰謂今不續

諸市兒以業菜五更舟覆溺死聞其父母哭聲

情識最難禁癡迷不可推玩侮江波惡橫遭天網催
年微作計苦辦共成哀不是豫之子潮鹽豈作災

偶書

未有祿而不竭雲無根而自生形一去而不返神猶在而常靈

風花雪月四調贈邑人盧瀛泉納龍

風

窓外松吟驚拋夢覺流鶯春動銀鉤忽聽柔羅響不信人家猶未起更君送○夜深天籟自中宮好把懸王須細移鶯林後嬌風清韻微開打破不周洞右調原夾人

花

非裝點上林天巧取次來蓬島濃淡胭脂淨抹素妝牡丹不辨知多少○作裝蝴蝶夠忙猶恨桃李深縹緲更隣杯

太霞新奏卷之

萬曆臬正室蕭氏　慶引群芳上苑真珠小　右調醉花陰

雪

梨苑飄寒想不到錦園深處羅裳玉樹笑把梁才注○
白映西窗瓊滴來床前香曉往碎光夜度夢結瓊源路

右調點絳唇

月

初浦泉籬斜影一圓粉黛當空羨殘星徹倒其中次推
嬌柏亂○皓暗猶香散花蕊不點紅潋滟無星雲雨滿
不與群花同發　右調□□

七月一日正午□□勝明休故亮柳西斷滑語千涼

哉一醉起夜何妙也次為笑絕感咏

齋居詩對物吾則亭午晴窗擁絲晴伏捕將心入夢際貪殘有計轉覺深此所猶是韻梧子屬醒終酒認識神若到莊生蝴蝶也可應雀鼠再生泰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這師字只是自得師也必我且鑒識能真見其人之可師乃自得之常觀三賢論李華作也華兄事元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人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台藜重祿不易一刻之安若於孔子

之門皆蹟者微使復秀撥師保之位贍形容乃見其仁
逆被鄰佐服君賓佐諫治亂根源叅乎元精乃見其毅
頼土若有鍊之剛不可强使當無廢去就一生一死惆
而後見其節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背物蕭病疾惡太
急𢿙能大重若取其節皆可為人師世謂篤論吁華之
於三人亦近於鑒識者〇廖子晦言山君頻適臨水登
山甚得其樂朱文公曰只恁閒散不可須是讀書窮謌
人須要口將義理以養其心而樂自生以故臨水而適
登山而適蓋樂不在山水而在心也因山水而息也周
子自家意思一般正是恐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就人入花園只

見得紅紅綠綠不見花之精神

大丈夫所志必先志以成就篤是孔子云與淵必於是

若一悔便在解皆讀蘇文忠傳有云軾稍自厲哉雖不

獲俯仰亦當死踐繩墨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

爲軾哉余謂至今學軾之爲人正在不易所爲耳萬曆

中西世卿山東人登丁丑進士任衡州府推官轉禁部

主事上疏言五事如取士用刑夫馬等指斥時弊未覺

陞王府長史或謂世卿必抱不滿余曰世卿可惜一長

少哉使有今日之性則前日亦可無疏予於文忠有感

○以予觀之人不理以設辭因辭以示吉凶人死其辭使

得趣避徑或遇事有疑於心則命之著龜一决疑也因讀論語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盖不恒德之人其居必然不復待于占也夫子此章明是教人陽理玩辭趨避之義○唐杜正倫工于文時中書舍人董思恭夜與論文觸語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又晉謝惠連善屬文族兄靈運性無所推獨於惠連嘉賞爲刎頸交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靈運一日坐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其神交又如此聖人垂覊澤豈虛哉○一日遊一圃中人曾在途上[illegible]馬[illegible][illegible]兵枋先年被累比

虜虜以一女妻之後入貢遂回中國時在边充夜
不收尋以戰功累官至總兵妻亦善戰號夫人末拜進
擊每遇敵輒親臨陣時稱夫婦同將
保身一節虜無逆將惟言遜而已臧否人尤取禍切若
戕當賊否則不得爲身謀也晉謂嵩逆好臧否人物叔
悲之欲加栽折不有非方謂膽曰非汝莫能乃與撒膽
弘徹等共逆戚使膽與吳逆同甫吳逆祭車便商校人
物膽謂曰秘言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吳逆默然自此
言論必謹余竊見近將官府假法紀以好羅織互伺察
以杜吾良知然約士大夫者性直言欲其言合理度一折宜

家散受又誣以今之世爲今縉紳了生林泉須以宜遂
爲御謝瞻子宣遠宋部翰嘗爲御史多所按劾一日謂
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
辭憲官致獻懸不顧孟憲官者戢臧否者也韓辭之亦感
時孰得自保之謀〇秦檜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至卧
内屬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爲自外不受
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緣二人皆以小過累
開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黨擢大用之客或以此耶何知
否曰使思退平覆正直則檜決不敢有所措托況其不
受者尤小人患失之深要耶何足爲知人之賢否乎知人

之苟免難之信哉故律己於辭受則必以不輕受為定衡視人於辭受則必先察其人之心術為定衆○宋祁撰唐書作卓行傳竊怪卓行二字抑何為也聖人教人衹于天理人心合處便是卓只平常簡易更不可及謂之卓非歟中庸於蹈白刃辭爵祿均天下則曰可能獨於中庸則曰不可能夫中庸者非卓行云尔哉陳仲子三日不食可不謂卓乎蒸耶而孟子不取至於舜受堯之天下則不以為泰受萬鍾之祿則不以為欲富豈非二事者又出仲子下耶故唐卓行傳中一二言之如元德秀謂其不娶妻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

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陽城亦不肯娶妻不答辭奴婢不受遺寒不受祿居道州月俸取足于已官收其餘司空圖辭不拜官無意於世隱中條山王谷官作休休亭文以見志預爲塚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而飲甄濟當顛沛不畏死稱之曰眞布衣中一男子所云卓者如此數事而已跡此數事以其能人所難能而稱卓則堯舜之揖遜湯武之順應孔子之仕止久速孟子之陳王道豈人所易能者而不得稱卓耶諸子果忠義之學理數可爲士類則常表於各類下不必別爲卓行之例夫三代以下士惟恐其不好名一有好名者而

視斯傳則將奔走焉陳仲子以卓于廉尾生荊軻以卓於信割股埋兒以卓于孝殺妻求將以卓于勇諸如此類其傷倫理損聖教而壞古先王之化也豈淺哉後脫脫作大宋史亦循例有卓行傳考其入例者止五人如謂劉廷式娶瞽婦巢谷不負韓存寶之艮熊訪两蘇於謫困中徐積避父名不踐石夫此類猶似至于曾叔卿以陶器轉售而直告其人劉永一持竿爲人救漂流物皆俗子之常何可當正史名筆也正史係萬世之考信自卓行傳出率天下而爲詭怪之行者矣挑詭怪之行而卓之則彼稗子之燃指仙氏之若析皆可名其家為

卓行乎非耶余非敢厚誣史官聞云傳記中人物多血氣用事恐一言誤之故書○汪一中徽州人登嘉靖甲辰進士尋為江西副使辛酉歲閩賊入江西甚猖獗一中出戰死之其妻程氏聞之亦死詔贈光祿卿謚節愍蔭一子妻贈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夫妻並祀汪道昆為記曰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借老為也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墓誌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節愍有子忠愍有妻徇難相從則又同歸于節者○國家傳臚唱名止一甲三人二甲第一人三甲第一人宋廷唱故事唱第過二人

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卒得置上列雖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當時范鎮與進士禮部奏名第一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相風遂革此觀鎮謙退受知於薛奎館以爲子弟師鎮出入府第踰年人不知其爲帥客吁若廷唱一事恐亦近世士人爲難能○一日余嘆士人果自力須勉爲全其所可於人口者何如居溪老矣曰完易缺潔易汚欲生寸求全顏未聞乎文王至德也而崇侯譖子產惠人也而鄭人謗孔子大聖也而武叔毀若不受譖謗欲之辨忍者其選

也不尔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必不可盡人之情亦審矣余曰君子畏其天地以大故人猶憾孔子以道大故天下莫容天地聖人豈有不可於人口者哉而況於其下者置之何有故聞謗及於君子者矣未聞小人而受謗者也蓋小人不必謗也亦無足謗故小人聞謗則必怒而陰讎其所謗之人君子聞謗則必發而明決其止謗之志故謗可以益君子而人亦不以謗加小人活○溪老曰昌哉尔言近日梓里中不良謗尔欲傷尔而尔靡然若斯其亦勵有進德非以可識之活溪姓宋名良佐貧而老既老而嘗學不懈[illegible]篤以次所亦不必疑則

不須卜矣唐秦王將討隱巢之亂使卜人占之會張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吾遂舉兵談者曰我 太祖以一笑而興我緩不不後不過輸一籌秦王以不卜而討亂一遲疑遂至弄列機會之頃一呼一吸耳庸庸者奚執卜筮爲○程嬰存趙孤古今一絕因讀陳蕃傳蕃死禁凡宗族門生故吏盡被錮獨父人朱震自棄官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被考掠誓死不言逸竟得全視嬰何如也夫嬰受趙氏父子遇可謂恩主以僕報主又非交誼比世稱柳子厚劉夢得以播易柳爲救友道而朱震

尤厭其纍然一以全其想一以本其祀者之以慨大落井下石者○儒林已見之漢書作宋史者因宋朝有僞學禁又立道學傳然周禮云儒以道得民蓋謂通天地人曰儒是知學以適道而真儒也非二之稱雍舊史列歷遜至脫脫乃改入道學傳與周程並今觀雍傳論其學之所自則曰李之才議共城令時雍居蘇門山百源上有毋變一日之才叩門來謁勞若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乃以易授焉雍雖承之才

之傳而其探源索隱妙悟神數洞微藴與汪洋浩博參其所自得故雖著書十餘萬言以洩造化古今之精微於宓羲先天之秘亦莫逃乎自李之才者可謂青出於藍也朱子本義亦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其源流可審矣顧雍之安貧樂道固辭召命亦非不隱今宋史以陳摶种放入隱逸傳穆修又入文苑傳李之才又入儒林傳邵雍又入道學傳以源流之同而分類頓別百世之下難擬繼其亦爽矣因疑顏淵之老於陋巷曾參之藝於耕野閔子[illegible]之苑志於汶上可不謂之隱

乎抑不當于道學或儒林乎脫脫若爲立傳將奚裁耶不如遵紀表志列傳爲例類以列傳以標一代人物各隨其歷履輯之各見于本傳內似不必析裂多類又不足以盡其人也夫穆修應詔經行之士居毋憂日誦孝經喪記不飯浮屠爲佛事蓋近於儒然史氏稱其當五代之敝後承柳開以古文自持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以故例入文苑而史又稱李之才爲修尊授受者不知其所授受果儒乎抑文乎之才卒邵雍表其恭有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師爲師而不知師之者又近學在人傳而獨何不求祿仕真高隱

之選若其懸悟所得處尤不可及終隱者也故眾隱乎哉讀放之傳見其隱之高然而有王劉宗之奏杜鎬之識毋焚其筆硯又表書其所以隱也然則結廬豹林雲溪醉侯柳亦與爲有益無愧乎而可同列隱逸已乎若然其養冲和裂佛經潛學業被詔拜官條奏十二事則退而修進而行雖曰儒何謝焉者執隱逸二字以論便失其所以爲放亦多矣而況修之文之才之儒其取若斯其遺若彼而謂是之也歟哉因是稱有見於班馬之識

子貢稱夫子溫良恭儉讓當時邦君皆樂與聞政令讀

史中人物亦歷歷可述也漢黃憲有風旨陳蕃周舉嘗曰時月不見黃生則鄙吝復萌郭林宗每往憲必累日方還唐元德秀質厚少緣飾爲魯山令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遂居焉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樂以酒餚從之房琯每見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變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賀知章字季真與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司馬光邵雍純德爲人所欽慕每相戒曰勿爲不善恐司光端明邵先生知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七

君子憐其賢之心自能見之類如此○淡何湯字仲弓爲桓宗高第宗年四十無子湯乃出宗妻爲更娶遂生三子宗甚重之湯既官太子屢推薦宗宗老五更封關內侯宗謂人曰此皆何仲弓之力元魏孟瀬以程駿夫薦祀秀爲郎後孟瀬代駿夫爲學士乃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二事雖門生之私然古今師生濟美亦可謂無媿云

日遇一府官談及伊鄉有孕婦臨產難其夫誤灸湧泉胎神先下傻足甚迫請放一方士士曰且于頭命門上灸之若傻足擲進可救也試之果然乃復問方士方士

曰仍炙湯泉穴其胎遂下姑書以俟明者○魏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并分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它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李延壽擬春秋編年刋究南北史作南史北史可信史須賴其人若此哉○客談無極客曰凡倒極處須歸于無故天地無窮極於大聖人無德極於盛天子無爵極於貴客曰抑有說耶曰鄉不聞大哉堯民無能名大哉孔子無所成名若言語到頭會處便無言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客曰亦聞之矣詩云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乃今廓然有悟○嘗聞半汀明月因與鄉者宋汸淡談之話

深云此方用白羊肝一具去膜以黄連末一大兩同研令極細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以滚白湯送下每三七丸連五劑即瘥凡目疾或障翳青盲皆服之有效切忌猪肉及冷水蓋劉禹錫云崔承元者因活一死囚後數年因死崔承元以目病喪明逾年偶夜半獨坐自嘆聞階除窣窣有聲崔問為誰答曰是昔所蒙活者因今故報恩至此遂以羊肝丸方告訖而去崔依之合服不數月眼復明崔因傳此方云○諺云人莫知其子之惡以溺愛故余讀傳猶中賢毋亦自知之昔尹惇不欲應舉毋知之而曰知汝以善養神故以毋隱若久之文名彰于

朝其母切責之謂其好作文遂知名晉江潘年十三孤貧嘗採薪以養母嘗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母曰此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後果拜侍中得着貂此類皆世間賢母之知子者和光尙撓之風斯其尙也哉○元時重西僧爲國師一日帝命廉希憲受戒希憲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斯可謂婉而諍今人便放許多闢佛說話反激君怒○元安童年十三以帝舅得入禁中世祖一日問于后曰見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

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書此以見相人不徒在形而在志識○本朝始置網巾以約髮想古人無此制只弁便可當也白虎通謂弁之為言樊持髮也又釋名亦云弁如兩手相合抃持豈不是猶今之網巾耶弁加冠是亦通○白豕白蹄青爪不可食衣生要胡床即交床也胡人偃坐而喘故名隋以讖有胡改名交床唐穆宗長慶中又改繩床○婚姻事果天作哉賈充有吏韓壽入侍聞其異香充意此香外國所貢者一著人歷月不歇乃武帝所賜惟已疑壽與其女通因責詢之左右婢得狀遂以女妻壽盖秘之也蕭史善吹簫時秦

穆公有女弄玉亦善簫穆公因以女妻之乃令弄玉作鳳鳴一旦夫妻皆隨鳳去此夫婦同去亦卓文君故智也乃云隨鳳去神之耳有李生者其男廬氏得道術別李生久一日邀李詣所居出一妓善箜篌李生視之有朱字云衆中辨紅桐天際識歸舟盧曰此名家女也莫要作婚姻否李莫測而退後娶隴長源女即所見於盧氏者問何能曰善箜篌示之朱字宛然李生具說亦曰往嘗夢到一處亦記見生夫簫李固自天矣若賈充失訓而與香之間非其莫逃者天耶

人凡說法最不可概易昔張詠爲崇陽令民以茶爲業

誄　曰茶利厚官將搉之令我茶商祖孫其後從縣搉
茶者歲久失業而崇陽之茶户成其供給歲百萬匹民
以為苦吁誄之初心豈思至若民為哉○通曆云黃帝
時麒麟遊於苑囿余曰是將神聖無機心故物自馴與
海上老人狎鷗同答曰此乃黃帝聖德之感也余曰聖
人愛物無心只此便見德○漢宋則有子年十歲從吾
頭挾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死奴叩頭謝罪則察
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美按此事古今有之昔以為
紊又伏狀性孝友自其伏生以來清靜無欲亦州孫為
伏不闕○答曰邵堯夫云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

逆推四將之比何謂也曰乾卦是純陽從兌一陰生皆二少漸進至於坤爲純陰陰所以爲陽其象恍惚而象已具其數混沌而數已涵故曰未生之卦蓋未生者生之胎也猶五月至于十月爲陰生之月来年萬物皆于此胚胎今俗人觀風雨日月雲氣以占来年六谷百果豊歉尭夫數學先知只於未生之卦推測耳故詩云乾坤欲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蓋亥子猶坤復之間未生之卦將萌已生者也史氏謂尭夫妙於其處而推其變焉謂此也故曰易逆數也數逆而理順用先而體後故曰易無凶小人無吉孔子曰易所以前民用一而

字有味哉辟之王者懸法象魏以爲守此則不入於法違之則罪是亦所以前民禁○桓寛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客曰感所遇也故士爲知已死女爲知已容○人于太虛祇殊一膜爾人一呼一吸便是太虛所謂玄也一呼一吸之間乘太虛不息所謂玄之又玄莧夫指坤復之間至妙至妙亦此同也故生死只在呼吸間無去無來

人語言只不相契便難入申屠蟠在江夏會南郡一士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則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與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

教樂貴之徒那因振手而去貴憲被辟友人或勸其仕憲亦不拒暫至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史稱之曰淵乎其似道然則憲之造詣難得而測非蟠所能及者憲近於聖人之事占邊伯玉之選若蟠者蓋耦耕接輿其流歟聘謂輪幣之禮徵謂詔書之及漢待士猶如此

許謙以道學乃于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蓋今世學者當六經發明之後三教鼎立之餘百家並顯之世苟不互相探討然後黑白秩秩矣吁遊百花園而不熟視般并何以得牡丹芍藥

入纖挽館而不細研群有何以得齊紈蜀錦士人不與
入三教百家之說而得其肯綮又豈知六經爲美在良
織也耶士志于道須旁通衆說則得所指歸
司馬光一子名康不妄言有父風康居父憂哭仆地得
腹疾使人召醫李積于交積以老不欲行鄉民聞之往
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顧速往積不得已
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康卒公卿嗟痛于朝大夫相吊於
家市井無人不哀金毅刺子敬爲興中尹其女自懿州
來興中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
曰我輩初不知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耶以

溫公子敬之進則有疵於予於父有此勅園者其徵監哉○祁陽浯溪石結所關也須砌旁石隙一小石可鑑謂之鏡石涤漲為一景審視九域志謂月林園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溪澈可鑒人五臟六腑謂之仙人鏡又臨賀縣云宮亭湖邊山中石形圓可鑑謂之石鏡蓋不得語溪有之○潞十云溪邊歌者日不見泰山孫子所謂所志不分只此○唐書云盧藏用隱終南山後為司馬承禎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爾藏用大慙去嫉何為哉或其應召不中禮而自欺於公耶若以吾道

陰月隨時似不須懸漢四皓亦隱於南山商祖微之不
至乃為立太子永太子定遂還山承旨亦何可嘲之〇
飲酒必為令以佐歡始於唐今傳其舊句有人舉令云
馬援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答曰云李耳以李樹為姓生
而知之者又得張彌裸死作木還之鬼答云孫讓石崇
終為山下之人世稱將的復有舉經句字相屬而文申
者曰火炎崑岡答云土主洲呂其不可爲得〇宋元舉人
不授官有鄉試府試省試廷試四試中選則官之國家
兩京十三省捐舉定科一試鄉試中式謂之舉人一試
舉人赴京會試中式者對策殿試亦四試然舉人會試

不中亦許授官若宋元五甲廷試被黜則賜第謂之恩例若省試不授官也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恩若恩例但考文之高下爲第而不復有黜落則今日殿試有三甲無去取其原同故今日之殿試稱恩榮宴○養老自虞氏已有之天子視學皆爲養老及養老之禮廢天子下學不過或進講或釋奠而已西漢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有賜遣使存問賜束帛酒肉或賜之爵東漢天子帥群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服都紵大紅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王杖遣安車迎之天子迎于門屏交禮三

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明日三老五更詣闕表謝此禮至唐猶行之唐開元禮載天子養老於大學猶不失漢意或曰乃季及宋不聞矣讀唐史猶想見古風初漢中興定禮儀群臣欲令三老荅天子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荅拜是使天下荅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荅子拜士見異國君亦荅拜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屛交禮交即荅拜中興鈞議後革之魏高貴鄉公以王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

明王聖帝君臣致治之要以剖之開者莫不砥礪豈以魏而有此古道哉○僧皎然有讚云我立三觀即假而真如何果外強欲明因（因果之說哉）萬象之性空江月輪（明心見性）以此江月還名法身（梁肅曰大哉法休休如空虛不始不終不垢不淨不邊不中是謂涅槃是謂法身諸佛性海是無上真正）○子路願車馬與朋友共敝之無憾只此為充拓此心工夫嘗讀晉書阮裕任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裕謂心不見信于人遂焚車尤見其賢矣孔子嘆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而聖人豈絕望人哉○世稱將相以人

是國有銖甚之會必避植于名門而漢史乃云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無已及乎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其後受其不祥而離以敗然與老子佳兵不祥之語信乎耿弇自拔全齊而漸復尺寸功夫豈不懷將將之度數不足以相容故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吁論大將成敗其亦視于此哉〇魂是精之靈魄是氣之靈魂屬陽魄屬陰故謂魂受人之生魄欲人之死人身上魂魄猶造化之鬼神也人心存主至妙處為神而其靈之為用則精為魂氣為魄陰陽之不測者為神而其

陰之氣則曰鬼陽之靈則又曰神聖人神全故其精壯
魂常為主而魄從之耳聰目明而動恆中矩常人不能
全其神而梏于形但其氣盛以魄載神而魂聽命焉溺
於聲色嗜欲不厭行不合理故常人氣盡而散與草木
同腐聖人氣散盡而魂遊神常不滅○宋賈章居貧蓬户
蔬食讀書不輟太僕鄭康聞其名欲與之交不往而康
以此益重之人為表康之賢而高章之風○陳東蘇門
集云許函谷先生讀論語至夫子吾道一以貫之而曰
聖人之道合治己治人而一之故曰一貫此說只為本
兒道耳蓋道本是一治己便有個治人的而所以治人

若即治己推之非有待于人合也合之則是二也他學亦有識得一萬事畢之說斯是更猶有容疑之答曰以一貫之一在前則貫在後若說合治己治人而一之則貫在前一在後中庸曰性之德也此便是一又曰合內外之道也此便是貫方說得箇貫合字又謂仲尼所以教人者博文約禮之功修己安人之事耳性命蓋未多言也此說尤謬蓋博約修安便有箇性命之理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即形耳上便是道若博約安脩循其功則為學悟之即性命故顏子心齋矣即博文約禮而卓爾也曾子大學一書只修己安人之事然既

唯之後而作此書不可謂不有契於性命也高叔嗣曰子貢號最穎悟聞一貫矣然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或曰夫子罕言性命假使論語顯言性命弟子援而書之明白如此又安得所謂不可得聞與子言者乎此尤可笑蓋性命只是心授豈能言說子貢穎悟既說夫子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亦只是他已聞了非孟浪說話也觀汝以爲予多學一章與予欲無言一章皆夫子因子貢將謂之說而啓之他弟子未嘗及爲豈有箇性命可顯言可援而書之乎若謂可顯言與可援而書之今一部易豈不是性命豈不是顯言者援而書

之不過如此耳今人讀易只讀其詞不過如此若陳希夷李之才邵堯夫讀書便有個悟處遂益顯而言援而書者易之辭也易有性命之理不繫於言不盡於書也夫許與谷高牧嗣陳東皆時之文士可表者豈敢非之却於道上未分明故郰為之說弊朋胤宗仕陳為高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測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兎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

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處著方術終無益于世此吾之所以不著書也知醫不可著方而妙道又可示人以言乎○賈殷仲文善屬文謝靈運曰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此言便見開卷有益又殷仲文當變時失志恍惚臨鏡不自見其面數日而遇禍凡人心悖神移魂魄散不自見形

一日覩白居易動靜交養賦喟然曰今覩斯賦乃知宋儒有功於聖學若此哉其賦曰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彼其根動靜互相反也蓋性本靜人能得其性之靜則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宋儒

謂聖人主靜立人極君子慎動以復性甚粹然於理者其賦又云所以莊生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夫謂之養恬養正者非以復其性之本靜耶客曰慎動亦是交養靜否曰非也慎之云者乃所以求於靜也客曰宋儒亦說交養否曰君易言交養却分了動靜宋儒却說靜存以制動動而慎以求不失其靜請細心方理會得賦又曰不有動也靜將疇依不有靜也動奚資始此說尤謬孰迷於動靜之迹全未悟動靜之理賦之終曰老氏覩妙顏子知幾二君子之學細味之有得焉却不是求之於靜耶曰君易當時大賢只是時見未明乃如此因以

見宋儒有功於聖學

程明道謂天地間惟感與應而已邵堯夫亦謂物有色聲氣味惟聲爲大故天籟地籟人籟聲以貫之也谷神不死以聲傳之政治淑慝以聲通之伯牙琴而陽春白雪匏巴瑟而魚遊焉仰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盡天地間之感應者乎客曰嘗聞諸列子有鄭師文之琴當春而叩商絃（商屬金為秋）以召南呂（八月）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角屬木為春）以激夾鍾（二月）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羽屬水為冬）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徵屬火為夏）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四氣

有真忠士爲憫于聲果若此歟答曰浪疑於列子之言抑疑於聖人之言耶鳳凰來儀百獸率舞非其有應於聲者耶天地感應惟聲爲速而至大故先王以之懲小人則去鄭聲以之養君子則取詩歌以之觀風則所以被管絃登清廟古民間之歌謠以之徵賢則寗戚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知其非常人而載以歸昔姓一女耳仰天一嘯天爲之降洪水十丈以蘇大枯容泠然而雲至曰是乎至無而至有也惟聲已自無而出則神通之山陰雁穴小寺鷄鳴自有而入則神應之洞庭峽谷橋衡城巖夜將旦而鷄先唱歲將泰而音始齊鶴亦開矣西

印之教從此入遂以音韻轉切以盡聲之變以極神之
感大率此理也故聽於無聲則知聲恆在極後世音則
知音非耳聲因與神相演然後流金不能禁景亦沉冥凝
海不能結風金有質故消風不爲形聲故不海有体故結景與受累太虛宜有孔子○
蘭蕙燕催王續則折物忌堅也故芳人忌明後客曰若
田宅自汚者近之乎答曰近而未盡也文王易於姿
孔子微于過宋故坤示臣道則曰含章可貞明夷之
居変則曰用晦而明故執才於此則臣紀混點智者察
則當燃深○天地以氣養萬物故日煦育物舉氣以生
伏氣以壽氣消以死○養志者忘形養生者忘性頼延年術

闕然弗錄學者即此義、班固作劉德劉向父子傳在何傳則謂

其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方鑄作不驗在德傳則又云子向坐鑄僞黃金當伏法德上書訟子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謚繆侯攜二傳說領蓋以德錄其異者以及于子故不宜之也然既云不驗矣又云鑄僞黃金何哉不過縱横其說以爲鑄僞黃金則其罔上誣世而後可按之於法也後世方士作册想亦祖此術耳往往熒惑士大夫若果其金鑄成亦當如何傳坐以僞鑄伏法可也況其多不驗而受方士之愚邪

李華作政事堂記云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已常於門
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高祖光宅元年裴炎除中書令
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
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
不可悖道於君逆道于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剋一方
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
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
以擅閉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
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
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

可以咨之於前代柰不賢歟文王不封閒蔡不救見餓不
驚遊誅自賢為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
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隱蔽有貝狄
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
公遂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
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擁九重之耳
燮理化為權衡論道變為機紐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刻
國有傳青史有名可為戒之無罪斯記至哉華之文乎
是知其謀譚其責隆其權望厚曰百揆二代曰冢宰秦
漢曰丞相逐斯與迎國家懲庚申之禁散九卿之任靖

難以來設文淵閣於內承絲綸而已不稱堂而稱閣不
稱政而稱文遂哉義乎讀李華之記益知人主之職在
論相〇客偕觀耿介傳相語曰功懋懋賞商以前無論
已春秋戰國以降君臣權詐相持下始有不賞之功而
上失必報之典於是乃高士鴻冥哲人肥遯則其次若
負志自豪無意遺世乃捐生與竹帛功成而人主背之
客曰審爾恐聞者灰心而英雄難以資緩急迺因述范
睢之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齧毛窮海不為大漢羞
後覩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
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壇盟相如中感於河表盡

以此一旦之負擬乎有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號尚書者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吁使明主而讀范史尚念之哉○孔子嘆其文則史若後世史氏有一不公處則將爲傳焉陳壽稱良史矣嘗特謂其因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乃私於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從竟不爲立傳又壽父被諸葛亮所髡後作亮傳訊其短將略非應敵之才又以平日爲著述與聘所輕乃曰聘惟上言名過其實夫以爲規臨之於實恐非諸所能擬然或名不及三公者而受史評則後將爲取裁乎孫盛晉陽春秋

頰溼見之謂盛子曰妨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

此史遂行自是閉門戶車其子泣請爲百口計盛不

肯

秦皇以觀私議焚詩書新莽歆又好言乃誦六藝二

氏皆枕經者也〇三陽之月其造化之至微乎故三陽

交而爲泰泰者通也故十一月麋角隕麋冬至陽生而角解

貞十二月鳴弋弋謂繳也玄駒賁玄駒謂蟻賁謂走於地中也貴正月必雷

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故謂雷則雉震响雉雨鳴鼓其翼也

異氣物之感凡既莫測也惟聖人見天地之心〇童啄

咒虎卿有虎害咒曰虎依當食六畜[illegible]

宋處宗在晉時為兗州刺史嘗買一長鳴雞置窓間愛養甚至遂作人語與處宗談極有致處宗因此大有進○江南養蚕織

蠶之始茨充字子河宛人也漢光武中為桂陽太守先是郡匠渠長沙人從者皆從窮部匠問門人裸積亦若之否衝作叶曰益大時並裂出血然火燎之春或濃漬至充乃教人養蠶織績江南頗知其利自此也

○剌刺七迹切韓文云在姆子語剌剌下得休又庸岳閣通謹和晉剌氏不得作背剑卢狀烏人相譁而大呼卢也楊評酒故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虛呵其探人因呼擬也因不出職而

南人至則以稱主歎術易之王導之練絲音練也觀謝安之扇價騰從其名也時皆載都推有練數千端竊之不售導患之乃與例賢俱製練布單衣士人翕然爭取之練遂涌貴

鄉人至又謝安有鄉人將還指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惟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中其競市價增數倍

晉君子曰名之○斛茗瘕將軍因搜神記其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能飲復動人也如是

複若必一斛二斗乃能載減一作合便以為大不足後有客詣之更進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狀似牛肚其人又疣小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口中涌出此物遂人疑或問此何病客曰此病名斛嗇被技所吐物置盆中以斛二斗頓茗澆之其物翕之都盡而止○羊彥音服塚宋齒齒就詣卿孝押傍群臣隨以狀貌呼之多類者謂之羊顏師伯狀若羊日號○神叢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蓋一木中神靈託之也史云叢祠今村落中田翁客指其ㄏ隅長樹木立廟室歲時祭之是也○

王陽明答鄒謙之守益書曰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畧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非忠流毒煽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挾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功務在

擗砑近裏刪削條文始得然欲擗砑近裏刪削條文亦

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此至言嘉靖十隨處萬應以求十

人非按說度時號稱表其志名姓而又加以日翁日老互各盛誦視陽明時又甚矣觸痛念之哉以為明講學

一節說不忠其言故述之此七尺良劍也

客談賜也汝與回孰愈章而曰當時聖門性與天道之

學惟顏子潛心者次之則有子貢之穎悟然子貢只汲

汲在多學而識上做功夫故其方人之心較量顏子只

從聞見知識上取數以視顏子何如而非能反諸心也

夫子知其然特呼曰汝與回孰愈將因其言而進之子

貢果對曰回聞一知十賜聞一知二果從聞知上取效

多寡以己較回如此而已而未發所謂一以貫之者回之聞與己之聞既同則回之知與己之知皆此一也此非有餘彼非不足也夫子進之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蓋謂女只在聞知上的功夫豈能同得顏子克己潛心之學汝云何敢望回此真弗如也但汝方回之際豈已之不如回者在此而思以進於回則必反己之學探回之學日就月將反本窮源或有得焉知其弗如者不在此（知一知十）而在彼（克己潛心）賜其有進乎故夫子特以許之蓋進之也觀夫子他日多學而識一章與子貢性與天道之聞則吾與女弗如之汝益任是矣亦掛而請問則

教矣今日如商夫子矣○宣公元年宋人伐鄭侯讀

侯也宋賊逆也鄭共無罪矣晉不能討之伯久矣宋罪係
役諸侯之義將以討代有中國猶之晉於是晉人所責之

○晉成公綏東郡白馬人　謂天地之盛可以致思因為天地

賦今讀其賦累千餘言抑揚能發天地之奧竊謂欲賦

天地只消夫子二句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是賦之精者○一客嘗過余鎮祁樓書舍每

見余案上書史謂余曰大無日不對聖賢余亦自是鄙

然思所以自力○客談仁者以萬物為一體與墨氏兼

愛何以分別答曰仁者之心視萬物皆在吾身上看做

一了是以愛之根源處無一毫私意間隔也及至用處

却有分別縱是分別亦皆此一體之愛發出來的親疎貴賤厚薄也西銘所謂理一而分殊墨氏緣未識所謂一體只須要去將宇宙內民物混做爲一謂吾之親與人之親與天下之民物皆同此愛遂使分殊處全無分曉既無分曉却是不免私意阻隔到推不去處只說個愛由親始故仁者安於仁智者利於仁而墨氏疑於仁○客又談當理而無私心何謂也荅曰理與心分不得然亦有幾微之辨理屬在事上亦由吾心發出發的念頭處非其自然有一毫意便是私了如云有意爲善亦是私所以天當無妄聖人不思不勉只是當理而

無私心也就如無喜慍色必告新令尹與夫棄而違之至一邦又違之豈不是理合當如此然于念頭處恐未能盡所以不許其仁陽明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却混了總不以為然○客曰世間人有好事不肯做有好書不肯讀有好人不肯交當放下處輒不肯放下當執持處輒不肯執持若此者何也答曰只緣真主翁不在一向迷了祇是血氣所浮只管錯認去沒了當○顏子程明道令人千載之下企慕其有道氣象如陽春融暢使物物各有榮茂意○客曰今日偶讀朱仲晦傳危哉時也答曰晦翁亦自有個

消息必不危蹤客曰仲晦亦有自叢處仲晦執恐不達時昔孔子知三代之道不可復遂述六經貽萬世又亂賊紛時乃作春秋使世知有人紀且秘為書法想當時亦有異言者孔子則微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至其遇老聃問禮今日祇老學矣當時孔子相遇豈無一言者不聞有持論異同之辨可見聖人温良氣象蓋道理在天地間種種自別孔自是孔之流求之六經足矣老自是老之流求之道德經試矣仲晦稱所之辯固是君子與君子對症之語若林栗本邪而好立私者入國門與論易西銘不合致眾根排大肆詆佞冒之言僞學延而攻

聲迹矣聖人云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要非知道者
仲聯幾失言不且以拙於孔子遇陽貨直為問答遭
桓魋微服過宋以避而力與辨道非其似也答曰汝不
明不在明道不見答曰孟子已有好辨之譏祇緣處士
橫議闢中與他較三子纔見則謂聖賢道不可出而行
則從而明道以開之仲聯已表章六經四書使正學晚
然于天下後世亦豈小補云者只任往來令小人眦睚
萬一中其毒而甚士不知則仲聯之死其為君德之累
不淺幸相留正之言曰正非不知涤但其性剛恐到此
不合反為累幸是亦知仲聯者然得之矜明道矣王安

石執政欲更法令中外言不便安石甚怒明道時為御史適被旨赴中堂安石厲色待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愧屈久之明道嘆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曰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正使僥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仲晦時主上之向往奸權之常事視明道時不侔矣明道不能為於前而仲晦又能為於此時乎恐此事亦難乎答曰晦翁之志國運必欲挽之以泰正學必欲辨之以明如何肯放過答曰仲

晦菴一日入朝有要之於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翁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竊謂孔子仁徹不中於魯衛孟子柏文不合於齊宣宋何時也君曰厲聲曰以甚目下且要談兵拜將兵餉日以窮目下且要會計積粟又其君柰不曾問學必疑以爲迂遠不濟然君而仲晦執以責其主奸人伺以詆其隙非惟在不合言不從且君疑而奸誘若何游劉德秀輩承低旨既起僞黨時勝道黨使仲晦不測能濟本家非否不濟則徒死死之又非聖賢之道余行然翁對曰足非所敢知也晦翁功在經書頗多一

辨然濂溪之謝絕荊公明道之愧服安石獨注想二賢之汪度尤高學云○答談學而時習章一學字今認作學之為言效也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初此恐當落一層蓋人當自家知得學所以求道而道非外也乃所以明吾心之善而復其性也但氣禀之偏志向或差必效先覺以求其是此在裏的事以此去時時習之則在我既知所以為學而又得先覺之正時習之後熟之於己便有相契處日有生意故悅若祗去效先覺所為而不知工夫下手則效之者求那鄰頻西子而已縱時時習將始熟師也[illegible]習字念者雖是然

祇效外覺所為的然而非吾心自契合之然又如之何
悅答曰亦似矣今秀才家朱註便守為定業將效先覺
分明著後初二對偶成時文取科第榮進足矣誰復有
此議論曾見陽明集有曰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
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
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
慍者皆不待言而喻是亦此論并述之○蕪菓載柳下
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
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
惠不與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

議與論語異。〇夫子謂子貢億則屢中然亦非取之也嘗觀魯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至此嘆賜之不幸而他日又以不億不逆而先覺者為賢其見聖人之心乎故惟取回之愚從取點之狂二程子肯從先夫

學數亦此也普於止觀序有云性體本覺謂之明覺寂本寂謂之靜亦近理不宜忽之○客曰漢嚴光之遇劉文叔宋蘇雲卿之於張德遠將無同乎答曰二人皆德而隱者也雲卿灌園自理有隙則閉門危坐人莫測識少與張浚為布衣交及浚為相託漕帥以金幣款强致之即遁去莫跡所往帥消反命浚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因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木杳邈不可尋是雲卿視子陵別矣客曰人謂看子來有心然乎答曰赤符載承龍飛利見帝敵一足上惻天象桐江不返突紫九舁執云子陵

之高光武之德詎非一出乎哉宋何時也中運既危龍潛虎伏帥漕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雲卿曰恐怕他未便了呼時可出乎而智者肯輕出乎文叔能全子陵之節德遂必不能善雲卿之出出與不出之際二人皆德而隱者○讀正守溪性善劉守溪云秉之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未發之謂也吾又何言乎問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細思之即人生二句便是所以

善了了其有以喻之曰子欲知尔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指其虛靈者為性正合餘姚古但寂然數句即泛人生而靜二句了亦重說）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二句自他數來）當是時也且善亦不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奚有所謂善惡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靈鑑之喻止說得箇虛靈即此為性合陽明）評（即理之說若程朱之虛靈之中有實理指為）[illegible]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性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

寶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諸緣也）於澄淵上智是也墜於濁水凡庸是也墜於污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夫果物物而賦之耶曰天地間充塞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與前性相通）（之說又覺相及）曰子以心性為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

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聖一卅句凡他本領處王陽明作守溪傳獨入此篇而曰王公所深造也世或未之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際使後之求公者以見擬之存圖吳仕期又錄之而云此篇發明性善之說體認真切而隨問設喻尤極確當非於斯道有得者不能及也竊謂性李不明佛以神論性者儒以理論性

○說文中謂五金黃為長久埋不生衣百陶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也此論金質然亦得氣而凝乃然其味其至理其金之氣耶如夏秋火克金也火以爍金亦以煉金伏火之後金氣以實故金水之生母藏子中以生東木木之液水中之金也此冊家妙理智者達之○周

濉溪嘆新聲代變蓋聲自秦漢後稍甚者要作聲遂變至此也昔沈約宋書論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倡和陳左善清哥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傳玄見之嘆曰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人而無儷何但變牙同契想新聲者亦始於其人而後世因以濫觴也○曹懷鎮江人官湖廣武昌太守適已卯鄉試聘大學士張居正當軸子懋修入試慎在外簾得懋脩卷取之或曰脩用銀壹拾伍兩爲賂諸同考遂得之明年懋修狀元及第矣御史楊四知論劾云居正自撰策題先爲子懋修名對策初中預知必中狀元又示預擬從修登進士居正探知人心不服使徐爵游言于外曰聖母皇上念元輔功高特擬其當其[illegible]丑會元

修原在後列，徐爵寄擬馮保門者之，榜眼。人心共憤，無敢言者。三人俱帶為民，京中作一聯帖門云：居正當朝亂國政，三修登第實堪羞。慎以門生故，是年秋陞湖廣提學副使。有軒昂氣，屬御史朱璉（臨江人）巡永州，慎以新命來，途過祁陽，寓秀才張珠，珠盛厚幣以見，慎掃入無遺，聞者恥之。庚辰秋，璉過祁，忽承枉余，飲之渠，盡醉似猶不遽別余，笑曰：今日別，須他日廣西開府始得申晤也。璉大言曰：曷不顧我湖廣。余隨應聲曰：必在粵始路經三吾，乃可期耳。璉默然，蓋璉恃居正寵，結居正之僕從為兄弟，往刺皆曰侍教生（聞其在湖廣，宗院倚張氏勢，索諸司至百萬金，人莫敢言）。當特望湖藩都御史，特反掌也。癸未居正敗，慎、璉皆被黜，余始悟

璉之言云○龍可豢而不可逆其鱗虎可搏而不可犯其鬚○馬援曰丈夫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漢霍去病傳謂衛青曰益衰而去病日益貴者此天道之常青門下多往從去病得官爵而任安獨不肯去青者此人情之變○養由基之射百發百中矣而賴一傍觀者教以善息遂能全善射名是養由基非奇而傍觀者尤奇也兵家持勝之說老子曲全之章豈欺我哉龍潛于淵雷蓄於山天之道也

倫彥式問於陽明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陽明曰三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

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陽明此一理字便是良知）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

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静也濂溪主静無欲是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欲也是外集者也此論動静理最好○漢文帝郄千里馬矣荀晞亦有千里牛晞在兖州時有貢其修異食者欲以遺都邑親貴厭信宿不復鮮美因慕得一牛日行千里晞以其牛竟以一夕致之見志怪錄○體中癡黠晉顧愷之多才作筝賦謂人曰吾賦比嵇康琴當為人賞識畫亦絕妙但以自大矜夸迷嘗封一厨畫寄桓温處殷厨後竊出而緘如故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不疑告人曰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亦信其不見已遂珍之愷之癡類如此桓温嘗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王十朋狀元及第矣上親擢為侍御史上謂胡銓曰

比除案省外議如何翁曰皆謂得人十朋承上英銳方奬恢復奏斥史浩龍大淵之奸薦張浚且曰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竊慕之今浚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一日請曰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然否上默然因改吏部侍郎十朋力辭出知饒州饒並湖溢出沒其間闢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曷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葺其橋名王公橋移知湖州召對劉珙請留之上曰朕甚不知王十朋頃湖州被水非十朋莫備鎮撫至郡户部

責還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辯不聽即請祠去迎知泉十朋前在湖割俸錢捐貢闕又為泉𣴑之尤宏壯凡歷四郡甚有聲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洊泣越境以送恩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客曰梅溪不負王知不負已學可謂不愧及第矣一客又曰王公力辭吏部爭輪作守視以得一第即沉念坐廟廊與秩延資者不作而其類即辭書不以為不肖者尤拔出古今人情之常○坤復之際是箇天地一大不見不關光王以至日閉關是箇聖人一大戒慎恐懼○學者靜功夫

最第一客曰前陽明說心無動靜答曰理本無動靜者吾人往往以情動輒失之故將求道且須靜昔羅從彥好靜坐李侗從之學弟退居靜坐從彥謂侗曰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各有條序客曰如何求所謂中答曰戒慎恐懼雖似已發了然戒慎恐懼那時乃不見不聞豈不亦是箇未發豈不是箇不偏之謂中然一戒懼不忘自是惺惺至虛至靈○客曰文天祥當時王績翁諭吉欲官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有亡國之

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哉是既不肯受官焉一元釋為道士將何似答曰文山既元放了必擇所之從容行盡還處以見稽首于想他不為箕子朝鮮必為夷齊首陽答曰古來亡國死節者多似先生拘留三年而死之余應聲曰三歲熟寧心愈赤百年故國志難灰客曰天祥死史氏當何以書答曰觀他本傳云臨刑殊從容是元殺之也當書元殺宋忠臣文天祥若云文天祥死之祇是歸御於天祥無以甚元之惡也江萬里已于祠頭閣求萬不支乃預鑿池芝山後闢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元兵破饒州竟赴止

水死數日屍浮從者草殮之當時營池之心與夫從容就義者不當下文山一竿客曰若萬里者當直書其官爵某死之○客談張橫渠晚逃佛教矣作正蒙遂斥佛之甚何也答曰橫渠既一悔而宗正學豈得不闢客曰橫渠謂佛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是也嘗觀堯夫元會運世書以窮天地終始其視以心法起滅天地者不肖竊疑之答曰不須疑堯夫先生從地窮理至到。逆從一日十二辰一歲十二月將亥子十二字推筭將去見得造化子時便有箇生的理亥時便有箇滅的理走筭來筭去其理不易而其數莫豈似有箇倚著說

出來非脫空荒塘者佛氏只說一箇明心將心虛靈不關六根不著中邊直透太虛遂至廓然無聖遂謂能得無生道理且曰無生無滅無始終輪迴無動靜陰陽一向蕩去乃至於幻妄天地此其佛之心法也客曰橫渠不爲佛吾信之矣然彼自爲佛何他之害也答曰橫渠既喜其己之不雜佛而又惧人之有差也故辟闢之以共相惕耳客曰誠是殊鄙人意見則佛氏心法猶超乎凡庸塵穢之表東土正宗自小夫西方出世之規所望時之稱士人者若以盜跖心習堯舜口揚揚而語人曰佛佛又勦儒者之成說而云云不自反其識為何如吾

當惺惺尔介聞之警惕不敢對退而齋居困省其私萬

分云曰代諳勃動寵云詠其心怳然悅也音脫爾雅曰皆有亦說從之可愛悗悅便也下

揭去音也怙燃合音總蓋聚敢武也中反敗乱蕭也拜反敢普反班自反販方反萬賣

也咀貲咀蝎兹洽也反咀惚出蝎也反台望也湯來反台我羊也支反柱架立也縱反

扛扛之大典也反单取博魚称罘反算鬭博計算也反汗然胡汗也反汗水七名賢反言

言反上豎下肜倨反下詭語傾在其缶毋冠宋懈蘇御易性簡職辭曰氏何紹以入政禁子中成明

名孟對曰也易幼簡則性束以常禮酒讓當長飲則至教沉以湎上詩草書上書斷須酒二石亭口以負

賜幼反令辛對上其曰母易讀簡之果自以是酒每入死在可不惜敢也沉衣中流沫宋幼孤仁

貨左使母為養假乃貴使讌恩置母求名貸衣以時衣仁我涌我年能十安三乎嘆四曰泣為下人啼子母不

諸此洛後陽為搢濟紳河家沉使衣背中人流使誓曰乘不船資逕不蹴復也渡郤超知謝

玄於後發晉苻朝上從府謝安以湖玄應舉中書郎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溫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竊謂一履屐至微也知其細而知其大仍綠神氣凝定上鎮容綴便能任天下之重

讀律呂新書不如讀通書論樂三章讀新書令人若讀通書令人感客曰何謂也答曰後世鍾律從何處制來律呂尺寸從何處生來就如黃帝取其竹之均厚者為筩以入地之淺深候月氣審鳳凰之鳴以生聲皆天然也非勞人為也非有箇圍徑分寸以制此筩也故聖人德盛世平政祥民暢則因此以理合天地自然之聲氣耳及其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數始形焉不足先

有度數而後有鍾律也其度數衍為十二律者又相損益相生之妙而為之以此作樂宣和乃盡人以合天非專倚人為也月令章句曰古之為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已正矣耳齊故盡神假數以正者竟是勞撰不及也度數之紛紜則自班馬淮南子歷晉魏唐五代以來聰明者代出沿襲為制如周尺晉尺之不同秬黍生形之大小訛以久傳制以代殊而長短尺度雖與淮馮蔡元定亦苦心哉孔子曰人而不仁如樂何苟非上有仁君下有輔仁之大臣恐新書其孰能興之客曰子說近似假如虞廷之上智

有神禹巧有工倕曷不令考器数作律吕書以照後世
耶而至樂不在是也荅曰新書所定者漢魏以來圖徑
長短之説也而非其本論也濂溪三章辨析古今細思
沉誦甚有感動人處儒之論樂者有曰樂以導和謂之
導可見和在天地之自然而樂以導之也一曰黄鍾聲
氣之元可見聲是天地之聲氣是天地之氣而惟黄鍾
為得其元也濂溪契悟源本而論之
客曰古人論樂只一和字而濂溪又添曰淡何也荅曰
淡近於性和依於情聖世禮教修德性全作樂唯主於
和其心之和同天地之和和而不流非如後世之妖艷

澹蕩也故周子又說出一淡字以採正之淡字乃天地
易簡之理自然平正如云玄酒味方淡淡字是天地之
正味非出於調劑而然者一涉調劑如易牙所為縱是
善手終有塩多太鹹梅多太酸之流弊者唯淡最佳中
庸曰淡而不厭朱文公謂古人制作之妙真有以得其
聲氣之元而謂世後難得其中古人制度皆無由存者只
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去余曰不然不採古人心術而羨
古人制作不悲心術不存而嘆制作不存抑末矣有古
人之政善民安便有古人所云天下之心和有古人之
心和便有古人之作樂以宣暢其和心有古人之宣暢

和心便有古人之延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而其效立臻矣如云周官之法度非不井然具在方冊者但全無古人關雎麟趾之意縱行之亦難又縱能竭心思考索周官制度一一不差及行之亦推不去猶如秦周官而二世新以井田而身亡也豈周官之罪哉故竊嘆讀新書苦苦于世代度數之難考考得精確須上有能作樂之辟下有能興樂之臣而後可也亦苦

閑適劇談卷之四終